

帝鑑圖說聖集目錄卷之三

縱鵲毀巢

唐太宗

敬賢懷鷄

唐太宗

覽圖禁杖

唐太宗

主明臣直

唐太宗

縱囚歸獄

唐太宗

望陵毀觀

唐太宗

撤殿營居

唐太宗

面斥佞臣

唐太宗



剪鬚和藥

唐太宗

遇物教儲

唐太宗

遣歸方士

唐高宗

焚錦銷金

唐玄宗

委任賢相

唐玄宗

兄弟友愛

唐玄宗

召試縣令

唐玄宗

聽諫散鳥

唐玄宗

嚼餅惜福

唐玄宗

燒梨聯句

唐肅宗

不受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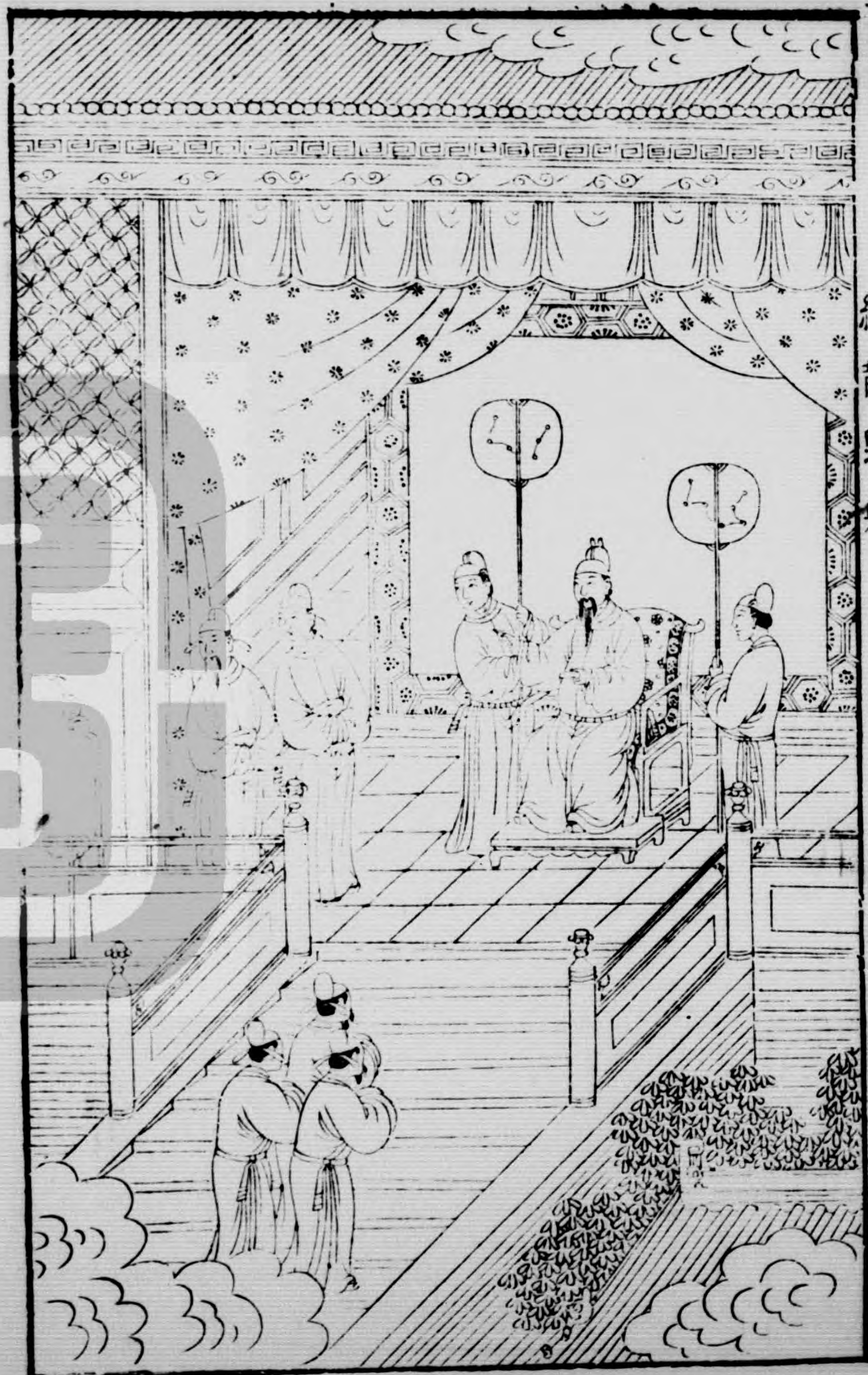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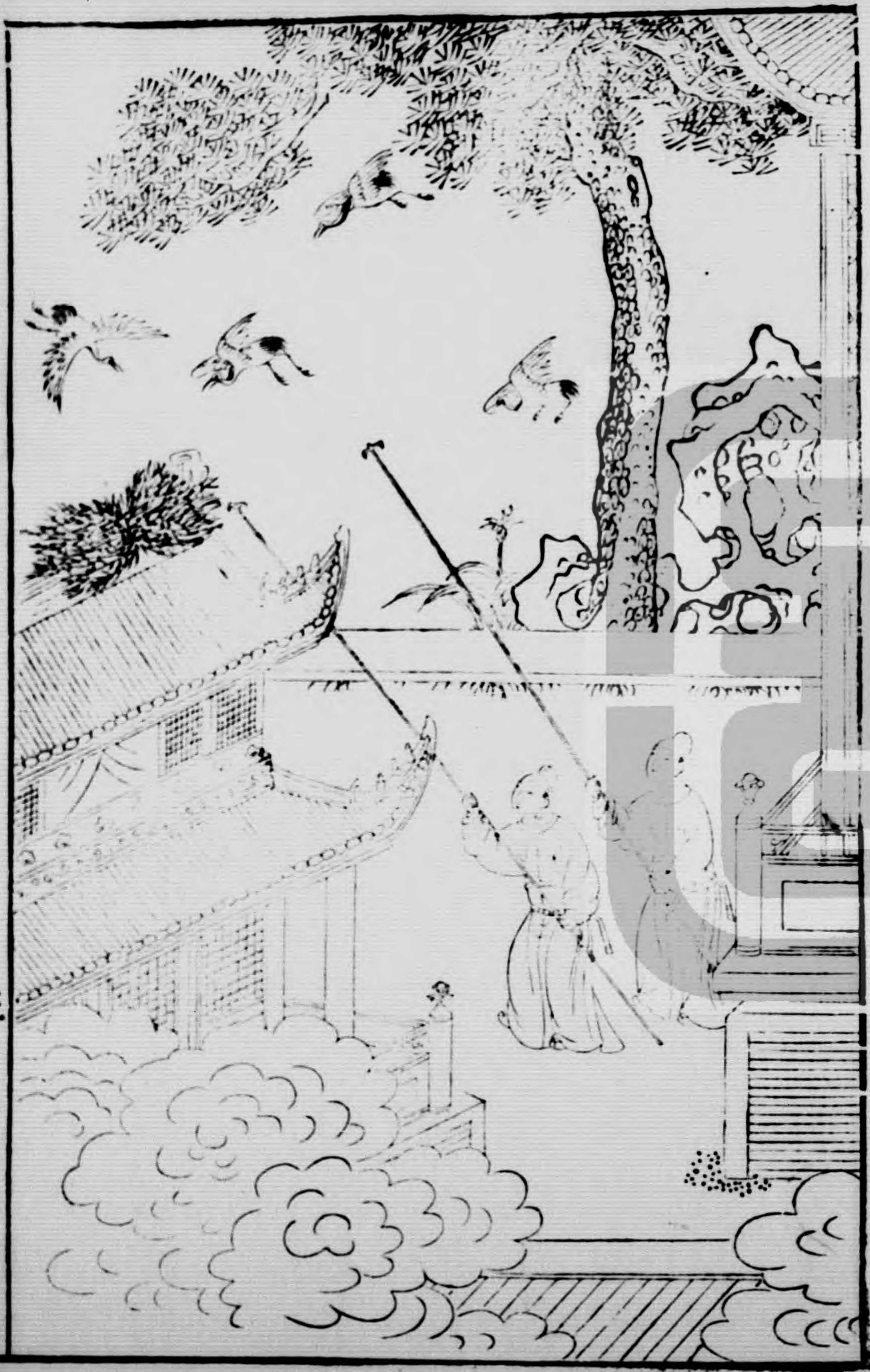
唐憲宗

遣使賑恤

唐憲宗

延英忘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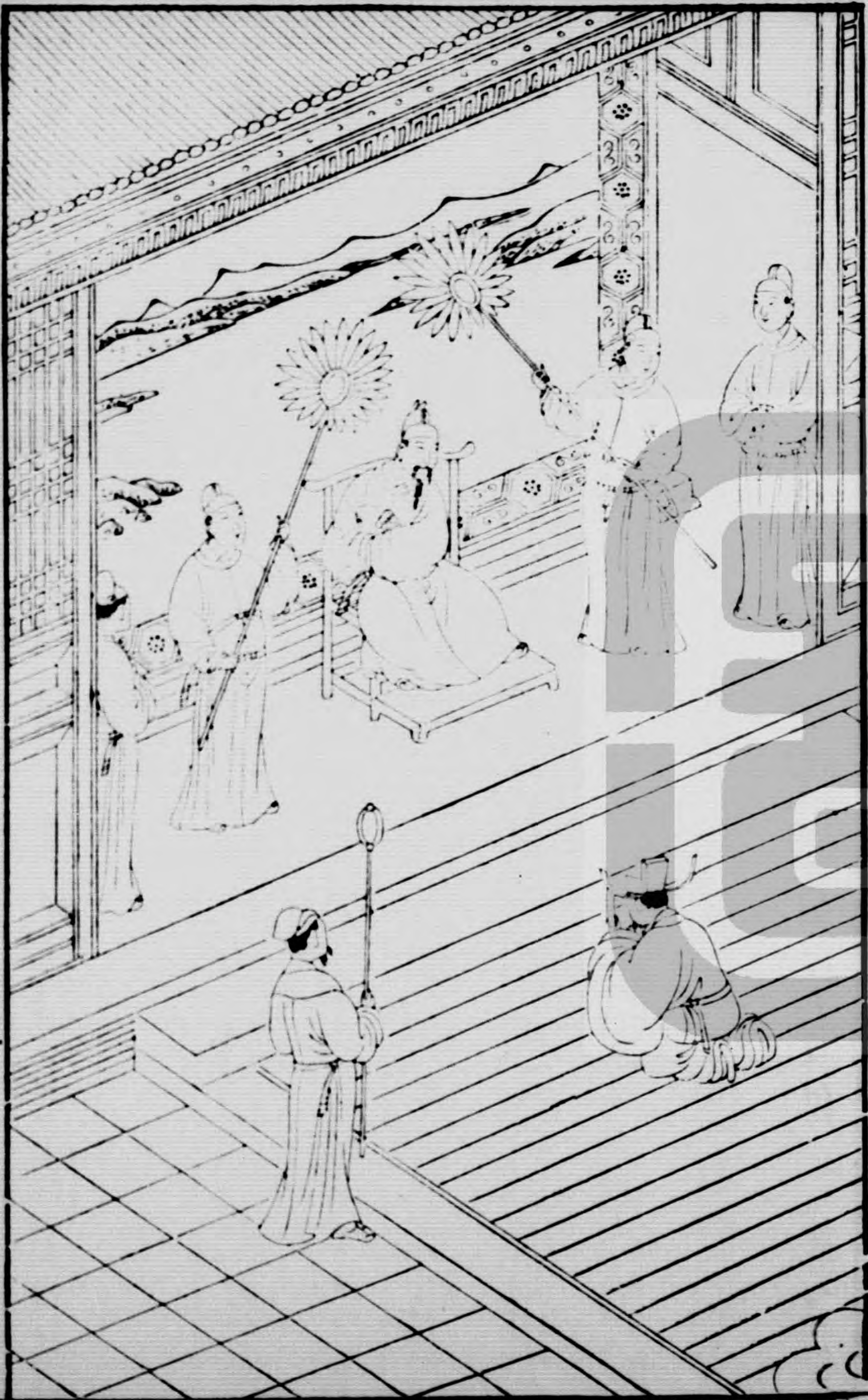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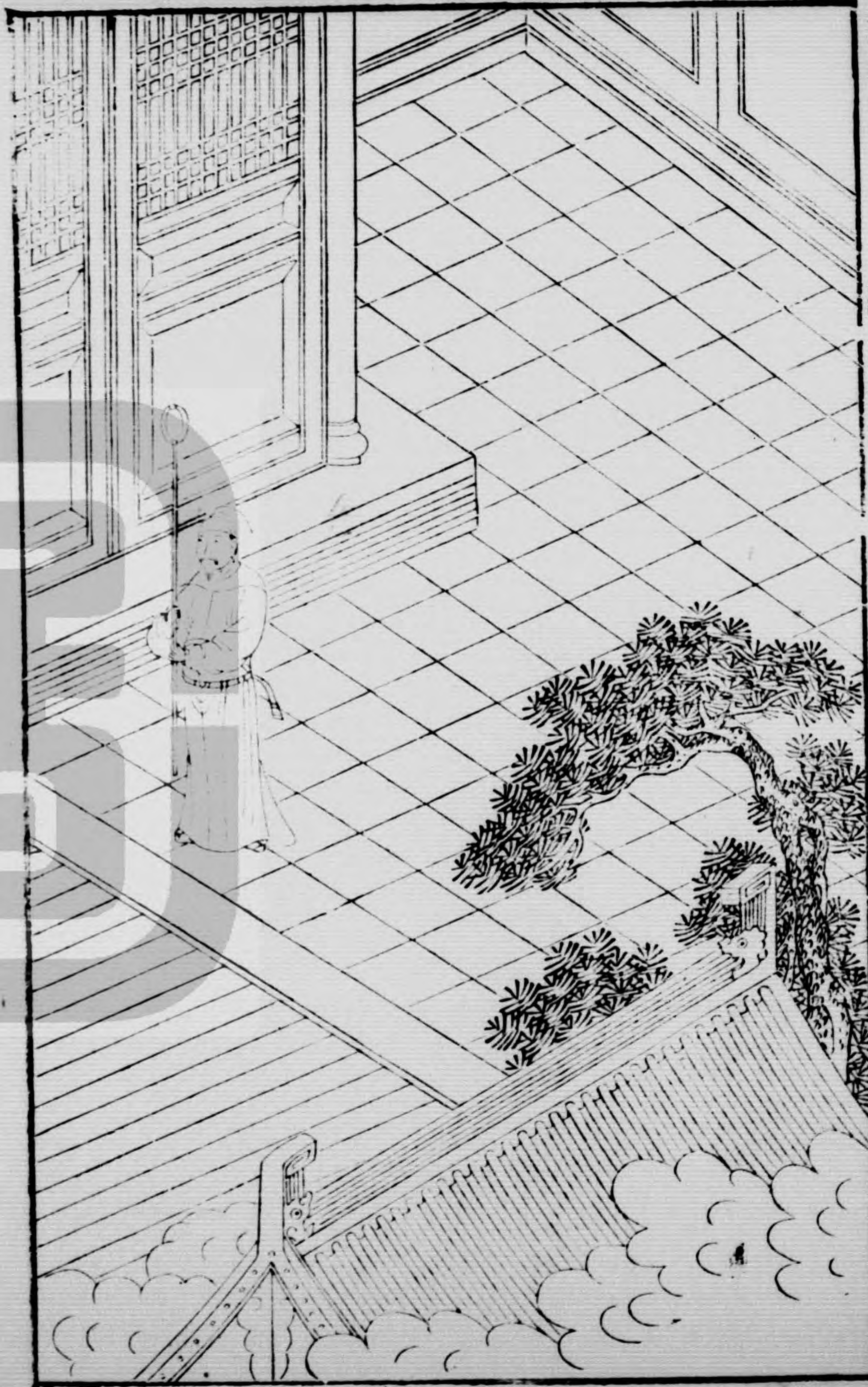
唐憲宗



唐史紀太宗時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之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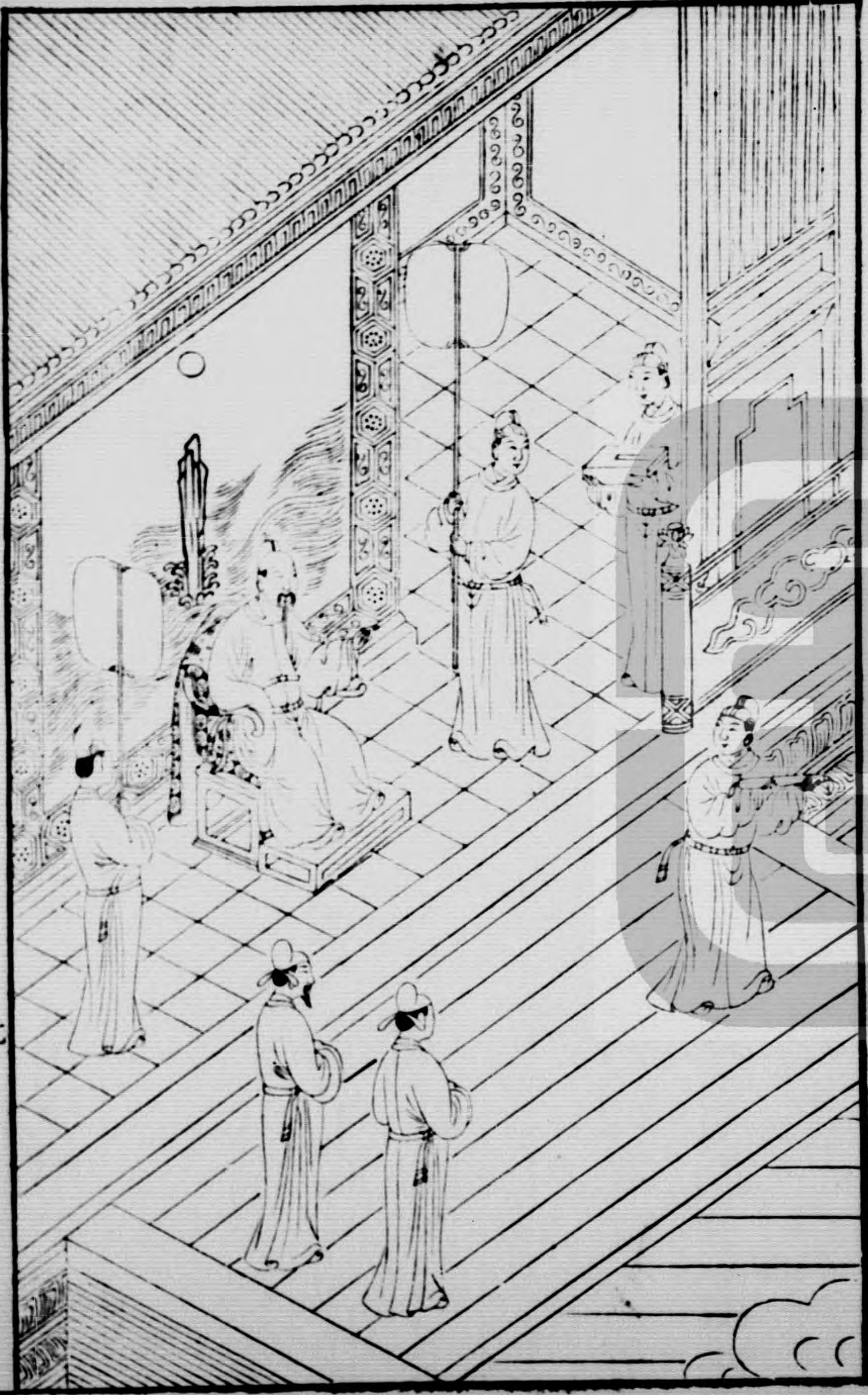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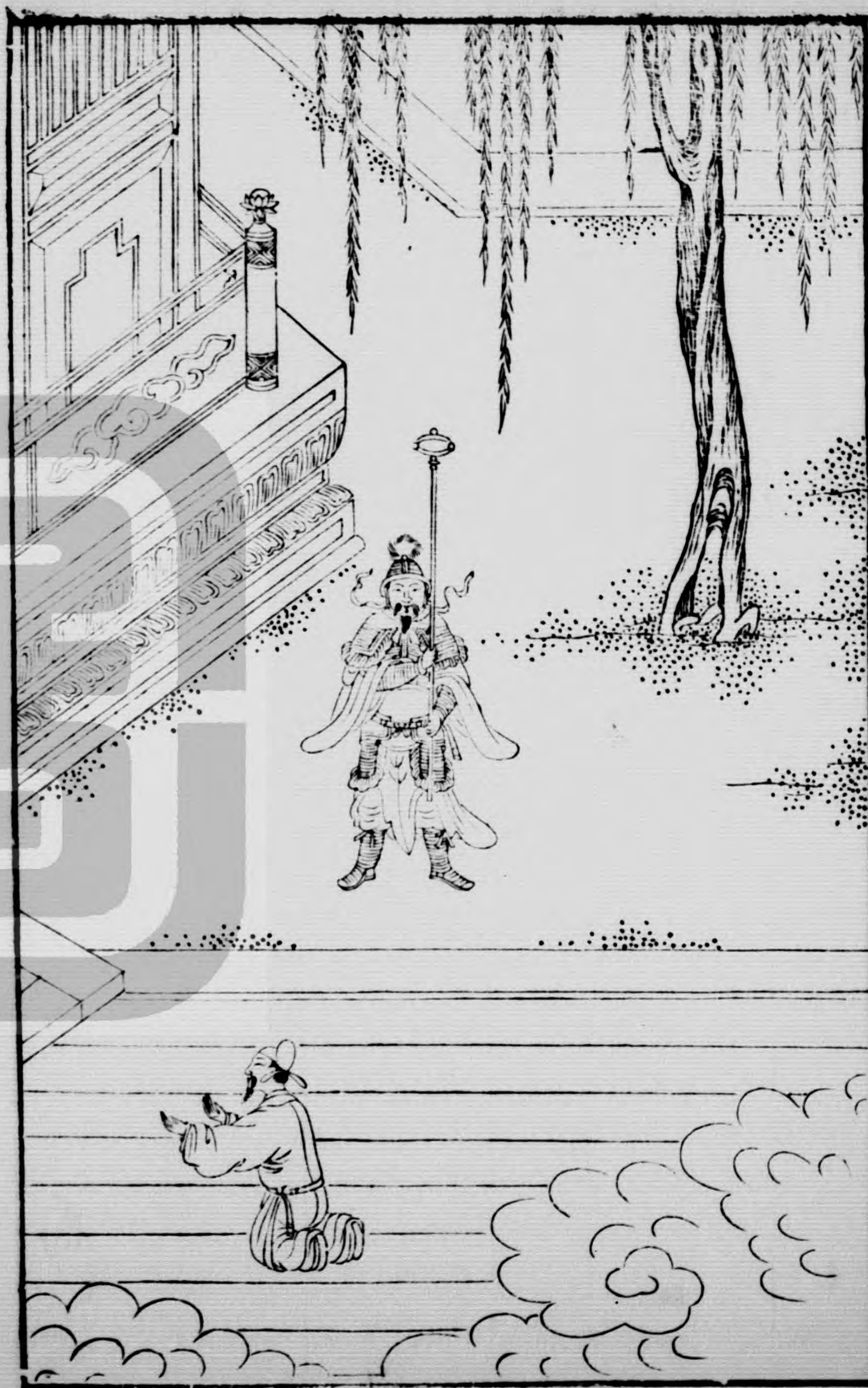
解唐史上記太宗時嘗有白鵲結窩巢於寢殿之上其巢兩箇合而爲一有合歡之形又兩頭大中腰小恰似那樂器中腰鼓的模樣左右侍臣都說道凡物相並則不能相容今兩鵲爲巢合而爲一形狀殊常實爲希有此蓋天地和氣所鍾主上聖德所感理當稱賀太宗說不然昔隋帝不好賢人而好祥瑞至于

亡國我嘗笑他以我看來只是得賢臣理政事安百姓使天下太平這纔是真正的祥瑞至于珍禽奇獸不過一物之異耳何足爲瑞而稱賀哉遂令人毀其窩巢而縱放白鵲於野外夫天地之間草木鳥獸形質間有殊異者皆氣化偶然不足爲奇人主不察遂以爲瑞於是小人乘機獻諂取悅於上至有以孔雀爲鸞鳳而誣上行私者矣人主好尚可不謹哉太宗縱鵲毀巢誠爲超世之見而瑞在得賢尤萬世人君之龜鑑也。



唐史紀太宗嘗得佳鵠自臂之。望見魏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鵠竟死懷中。

解唐史上記太宗一日得箇極好的鵠子。心上喜愛。親自在臂膊上架着。魏徵平日好直言極諫。太宗嘗敬憚他。當架着鵠子的時節。恰好魏徵走來奏事。太宗恐怕他看見。將鵠子藏在自已懷裡。魏徵曉得太宗懷着鵠子。故意只管奏事不止。那鵠子藏的時候。久了。畢竟死于懷中。夫太宗尊爲天子。偶有臂鵠之失。見了正直的臣。便慙沮掩蔽。如害怕的一般。蓋他本是個英明之主。自知所爲的非禮。故深以爲歎。寧壞了所愛的物。而不恤也。臂鵠是他差處。匿於懷中。是他明處。



唐史紀太宗覽明堂鍼灸圖。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解唐史上記太宗一日看明堂鍼灸書。這書是鑿家鍼灸治病的方法。內有箇圖形。說人腹中心肝脾肺腎五臟的系絡。皆附貼于脊背。太宗觀覽此圖。因想起來。打人脊背。則五臟震動。或致傷命。遂下詔。令天下問刑衙門。自今以後。不許笞杖罪囚的脊背。蓋五刑各有差等。而笞罪爲輕。彼罪當處死者。固自有應得之條矣。而於罪輕者。復笞其背。使或至於死。誠爲

不可。太宗天資仁恕。耳目所接。無一念不在生民。故一覽鑿方而不忍之心。遂萌。此詔一出。民之免斃於杖下者。不知其幾矣。傳稱太宗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信哉。



唐史紀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
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
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解唐史上記太宗曾一日朝罷還宮忽發怒說少間

定要殺了這箇田舍翁

田舍翁卽俗語說庄家老

時長孫皇后問

說陛下要殺誰太宗說是魏徵此人不知忌諱每每
當着衆臣僚攻我的過失羞辱我我十分忍受不得
所以要殺他長孫皇后有賢德知道魏徵是箇忠臣
乃退去穿了朝賀的袍服來對太宗說妾聞古人云

上有明哲之君則下有鯁直之臣今魏徵之直言不
阿由陛下之聖明能優容之故也君明臣直乃千載
奇逢國家盛事妾敢不稱賀太宗聞皇后之言其心
乃悅嘗考自古創業守成之令主雖聖明天挺然亦
有內助焉觀長孫皇后之於唐太宗雖夏之塗山周
之太姒無以過之矣太宗外有忠臣內有賢后天下
安得不太平



唐史紀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勅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解唐史上記太宗嘗親自審錄罪囚見那該死的囚犯心裏憐憫不忍殺他都放他回家看父母妻子限到明年秋間着他自來就死因此又勅令法司將天下死囚也都暫放還家亦限至明年秋裡自來赴京及至次年秋間前時所放的罪囚共三百九十人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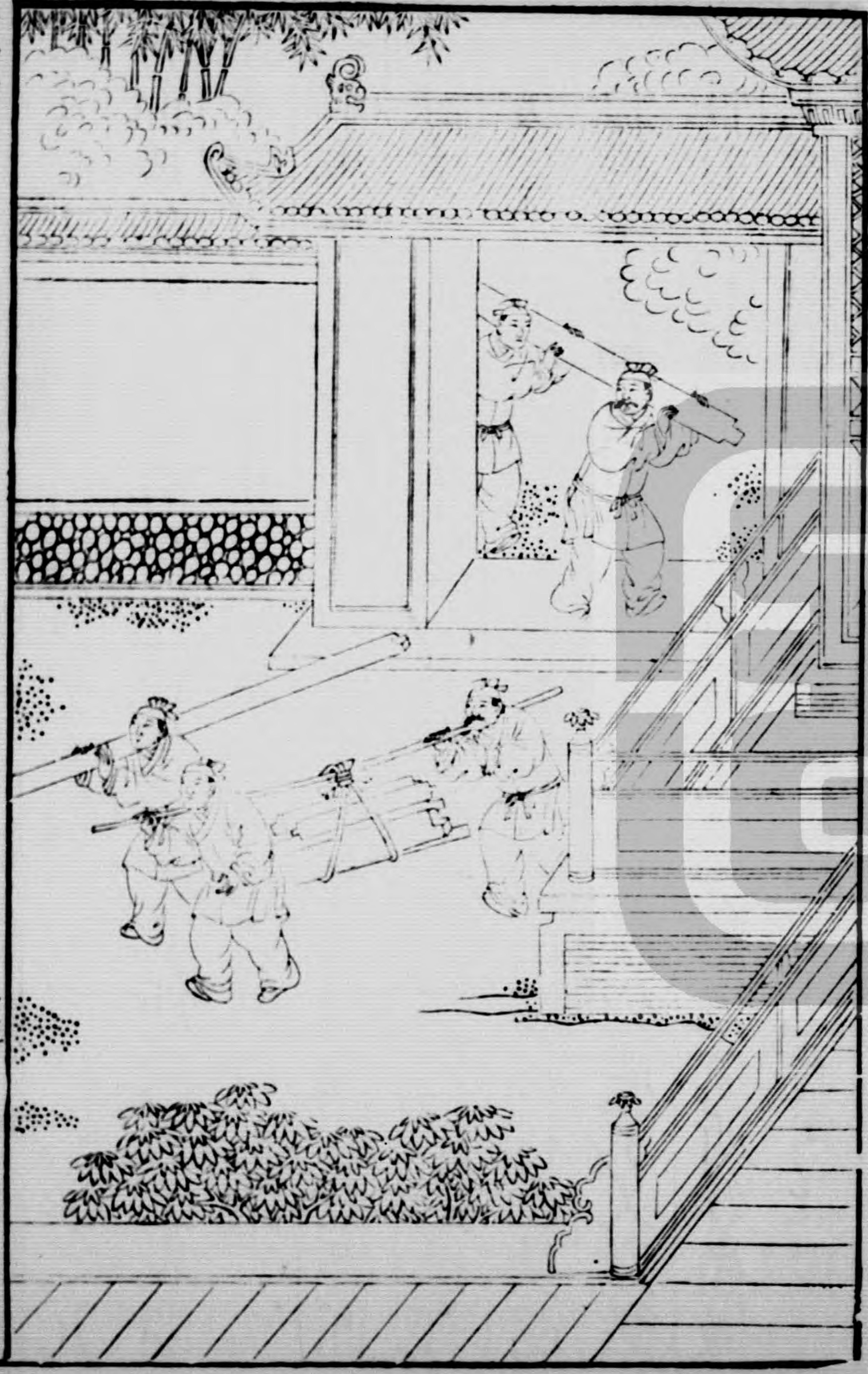
感太宗不殺之恩不要人催督帥領箇箇都照依期限齊到朝堂聽候處決沒一箇逃亡隱匿下的太宗見這些囚犯依期就死終不忍殺盡皆赦之夫死者人之所甚懼而犯死之人必天下之惡人也人君一施恩德遂能感激至此使其死且不避則人之易感者可知而凡可報君之德者必無所不用其情矣然則人君之治天下其必以恩德爲務哉



唐史紀太宗葬文德皇后於昭陵。上念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爲之毀觀。

解唐史上記太宗貞觀十年，皇后長孫氏崩，謚爲文德皇后，葬於昭陵。太宗因后有賢德，思念不已，乃於禁苑中起一極高的臺觀，時常登之以望昭陵，用釋其思念之意。一日引宰相魏徵同登，這層觀使他觀看昭陵，魏徵思太宗此舉欠當，他的父皇高祖葬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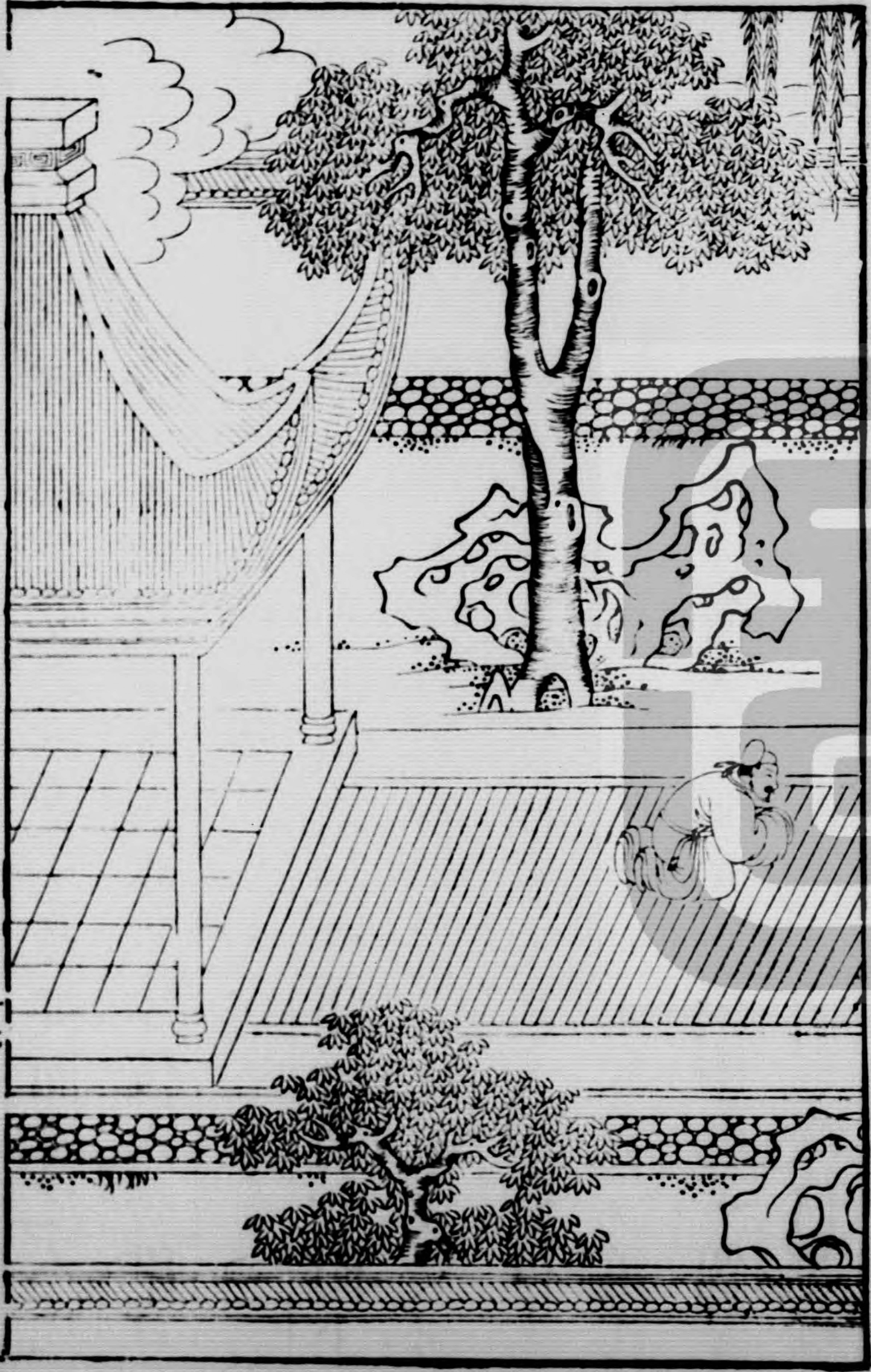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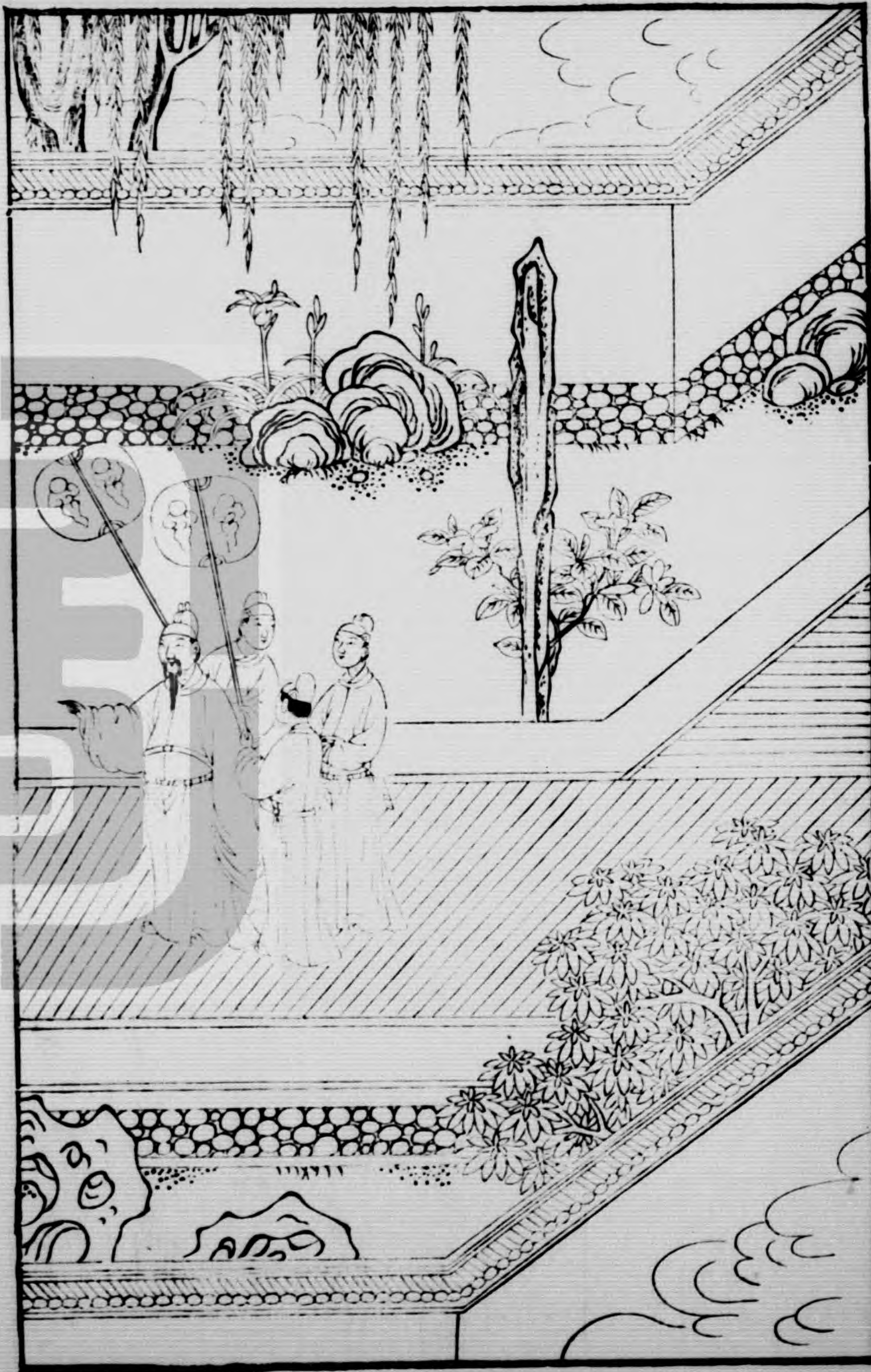
獻陵，未聞哀慕。今乃思念皇后不已，至於作臺觀以望之，是厚於后而薄於父也。欲進規諫，不就明言，先故意仔細觀看良久，對說「臣年老眼目昏花，看不能見。」太宗因指昭陵所在，教魏徵看。魏徵乃對說：「臣只道陛下思慕太上皇，故作此觀以望獻陵。若是皇后的昭陵，臣早已看見了。」太宗一聞說起父皇，心裏感動，不覺泣下。自知舉動差錯，遂命拆毀此觀，不復登焉。太宗本是英明之君，事高祖素盡孝道，偶有此失，賴魏徵婉曲進言，卽時感悟，改過不吝，真盛德事也。



唐史紀太宗以魏徵宅無堂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

解唐史上記太宗時的大臣只有箇魏徵能盡忠直諫太宗也極敬重他一日聞魏徵所住的私宅止有旁室沒有廳堂那時正要蓋一所小殿材料已具遂命撤去與魏徵起蓋廳堂只五日就完成了又以徵性好儉朴復賜以素屏褥几杖等物以遂所好尚徵上表稱謝太宗手詔答曰朕待卿至此蓋爲社稷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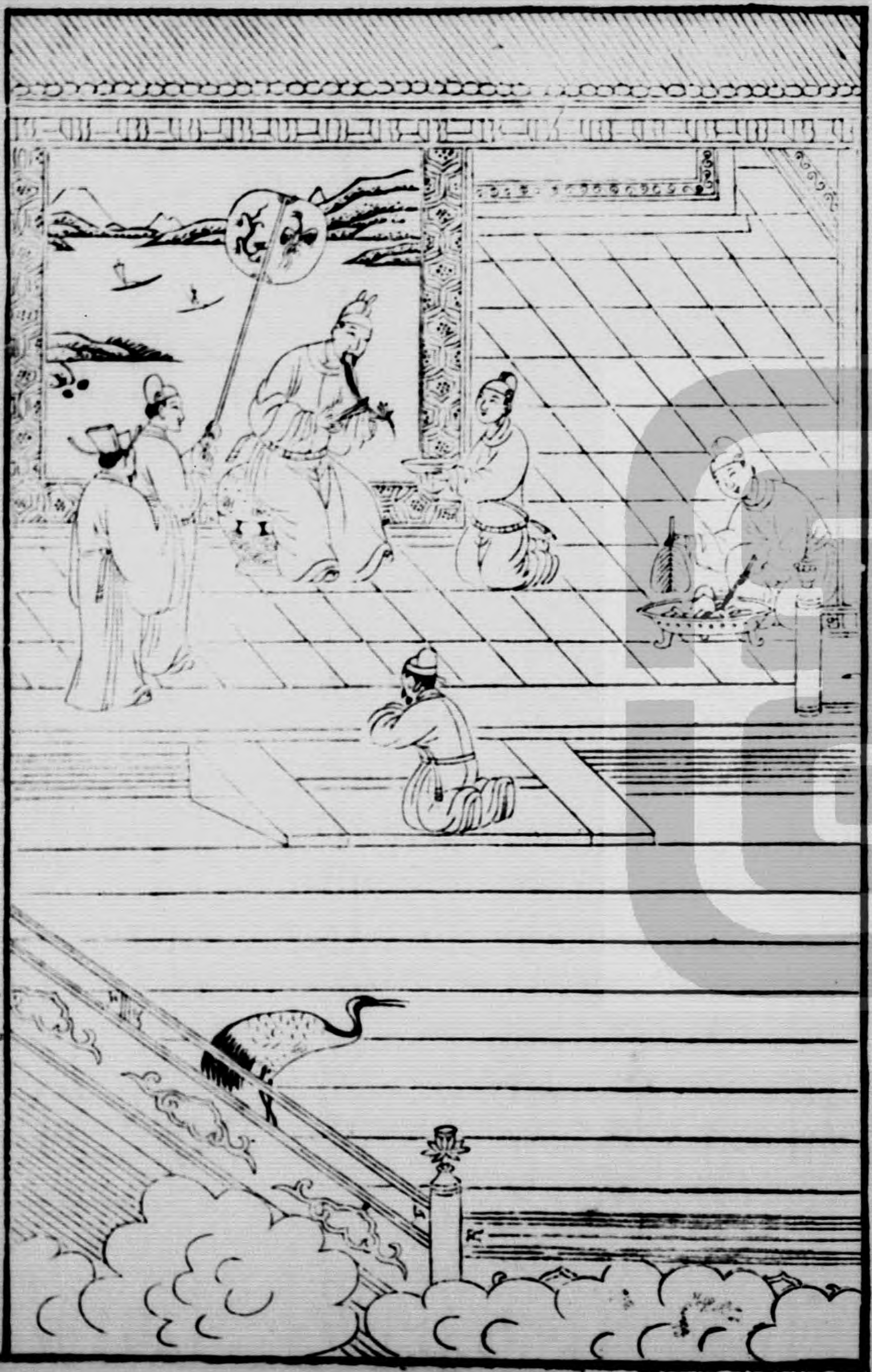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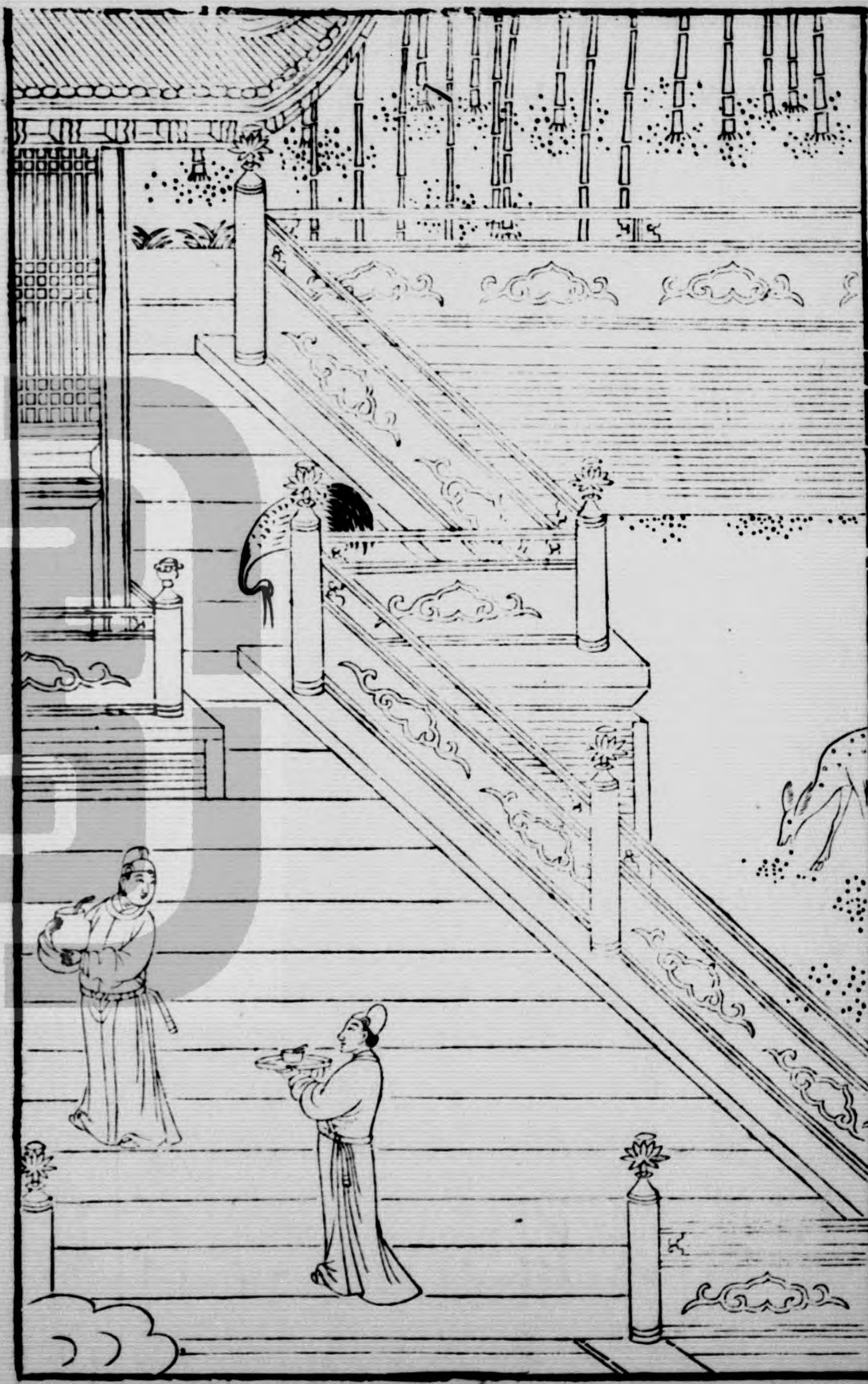
百姓計何過謝焉夫以君之於臣有能聽其言行其道而不能致敬盡禮者則失之薄亦有待之厚禮之隆而不能諫行言聽者則失之虛又有賞賜及于匪人而無益于黎元國家者則失之濫而人不以爲重矣今觀太宗之所以待魏徵可謂情與文之兼至固宜徵之盡忠圖報而史書之以爲美談也



唐史紀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解唐史上記太宗一日退朝之暇。曾閒行到一樹下。見其枝葉茂盛。心頗愛之。是時宇文士及在旁。要阿奉太宗的意思。就將那株樹稱譽不止。太宗覺得士及是箇便佞的人。心裏厭他。因正色而斥之。說道：往日魏徵嘗勸我斥遠佞人。我不知今朝中那一箇是佞人。但心裏也疑是你。自今觀之。一樹之微。何足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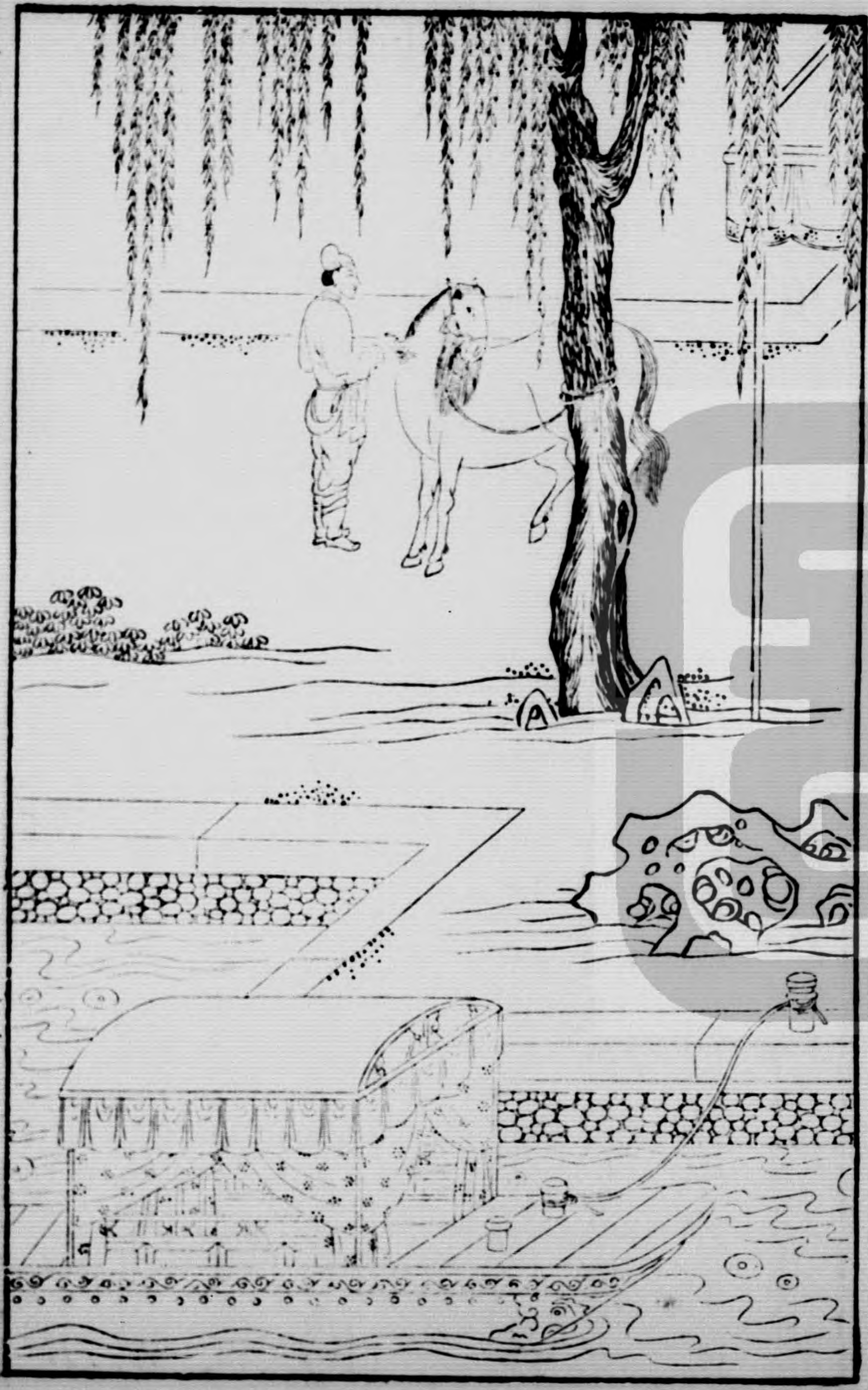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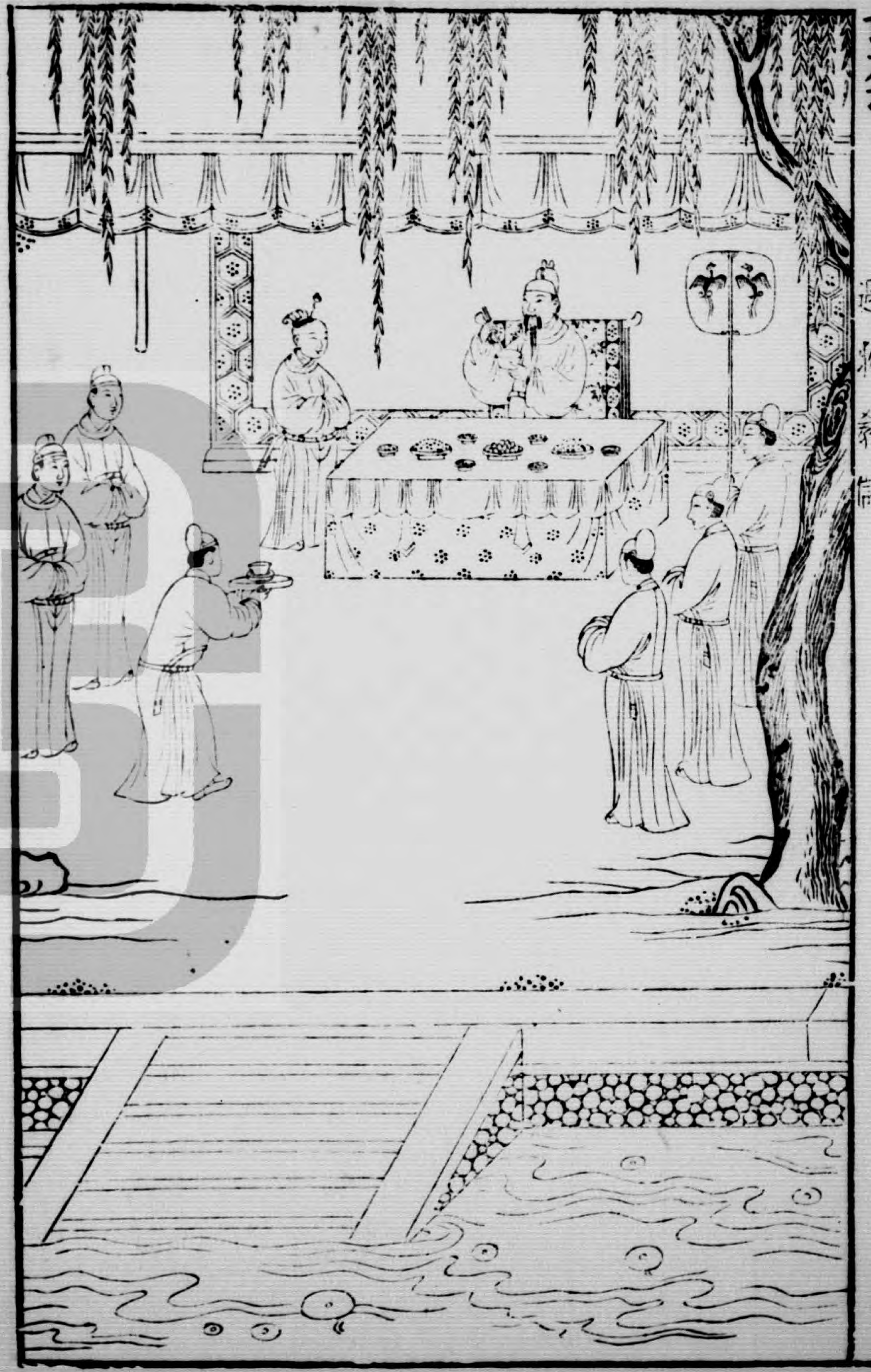
譽。其曲意承順如此。所謂佞人非汝而誰。平日所疑果不謬也。士及惶恐叩頭謝罪。嘗觀孔子有言曰：惡利口之覆邦家。又曰：遠佞人。蓋便佞之人。專一窺伺人主的意思。巧於奉承。哄得人主心裏喜悅。就顛倒是非。變亂黑白。賊害忠良。報復讐怨。如費無忌、江充之倫。把人家君臣父子都離間了。終至於骨肉相殘。國家傾敗而後已。是以聖人深以爲戒。如飲鴆毒。如避蛇蝎。不敢近他。如太宗之面斥宇文士及。可謂正矣。然終不能屏而遠之。則亦豈得爲剛明之主哉。



唐史紀太宗時李世勣常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剪鬚爲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朕爲社稷非爲卿也何謝之有

解唐史上記太宗時有功臣李世勣得箇暴病醫方上說用人鬚燒灰可治此病太宗只要世勣的病好遂將自己的鬚剪與他合藥世勣病愈感帝之恩叩頭出血涕泣而謝太宗說朕賴卿以安社稷卿安則社稷安矣朕剪鬚以治卿病乃是爲社稷計不爲卿一人之私也何謝之有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力奮死以圖報哉

臣視君如腹心太宗憂世勣之病至親剪其鬚以療之誠不啻若手足之愛矣爲之臣者安得不竭忠盡力奮死以圖報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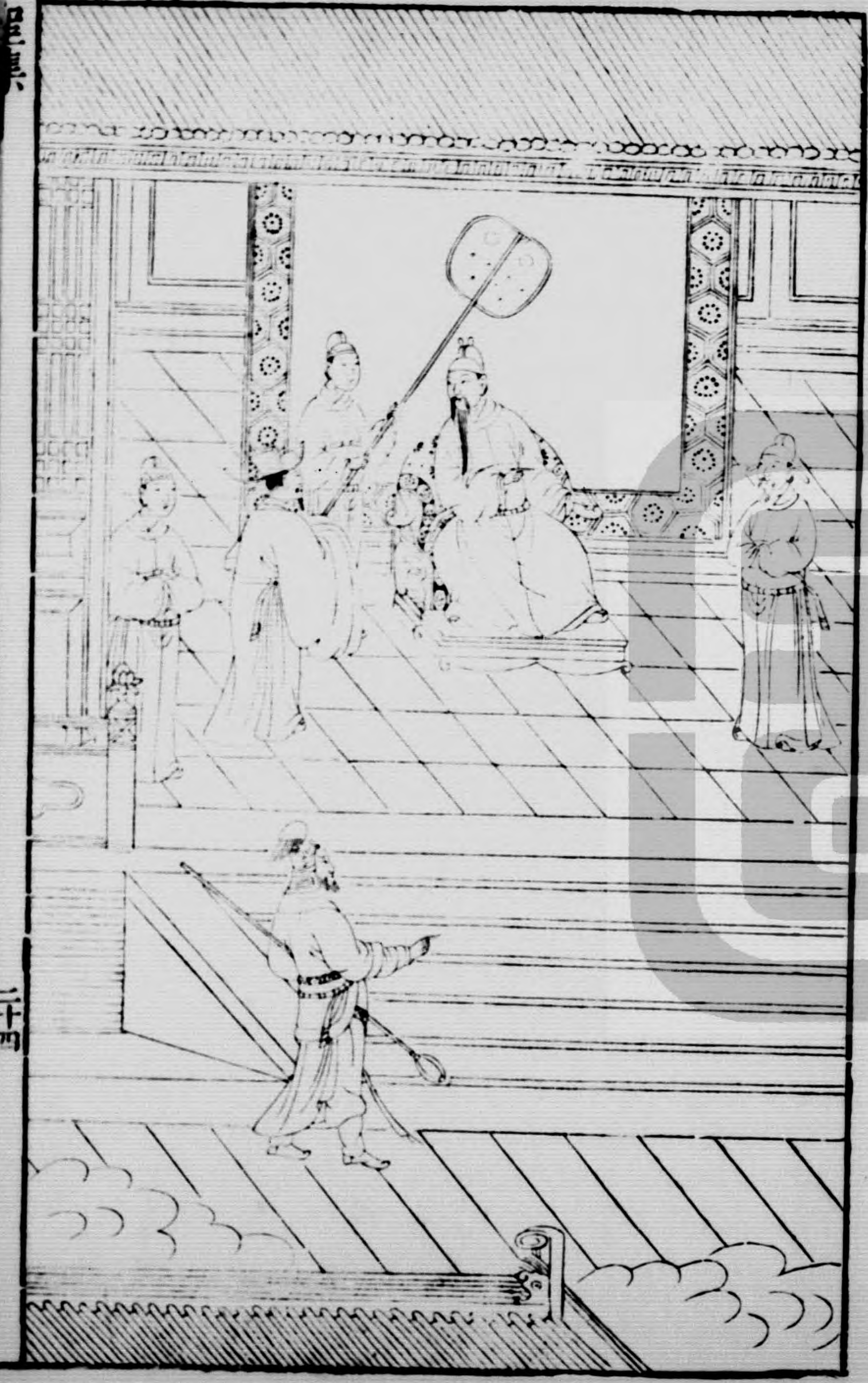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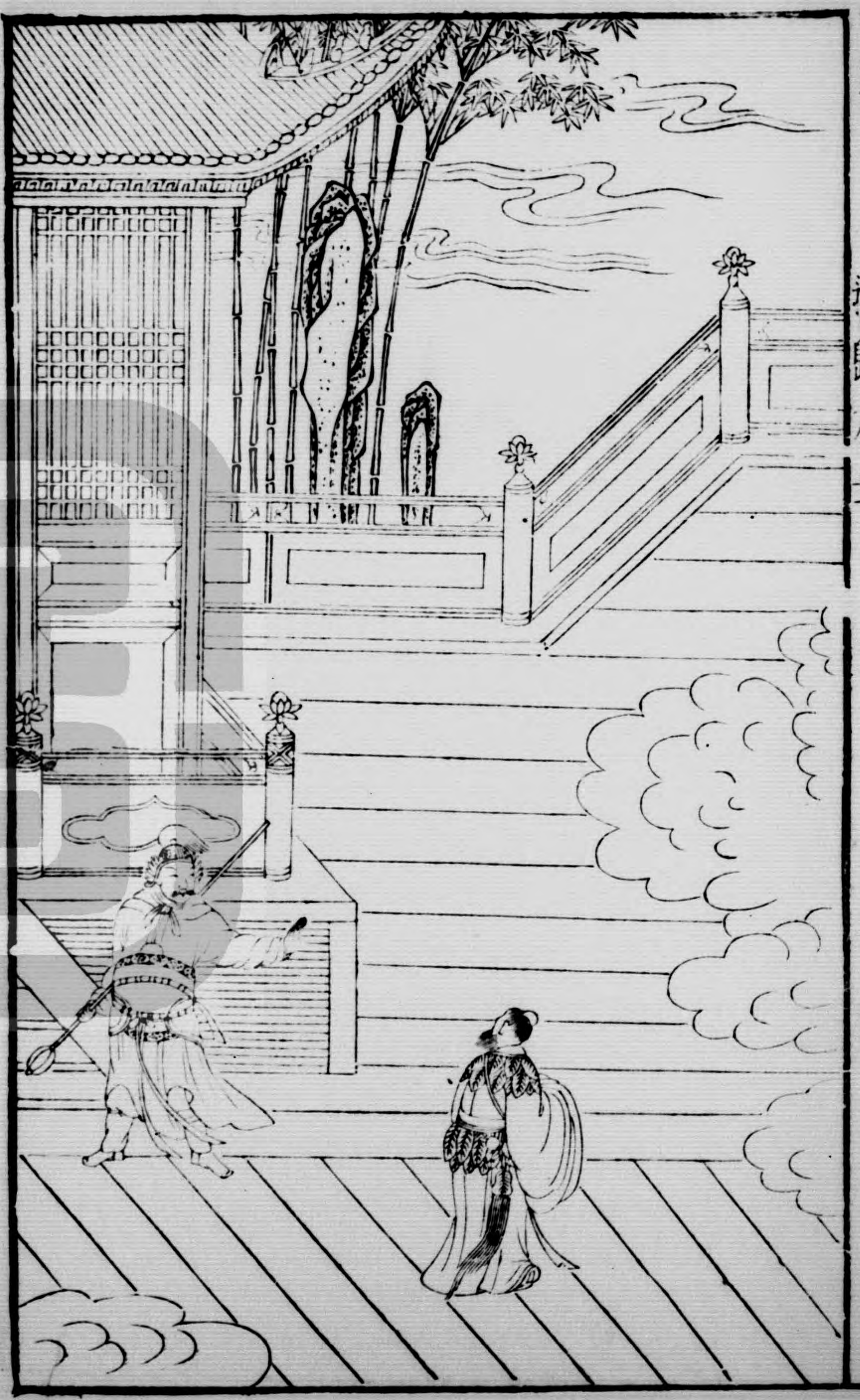


唐史紀太宗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解唐史上記太宗自立晉王爲太子。凡遇一物一事。必委曲誨諭之。以啓發他的志意。如見太子進膳。就教之說農夫終歲勤苦耕耘收穫種得穀成。方有此飯。汝若用飯之時。卽念稼穡艱難。此飯不容易得。推

此心去體恤農夫節省用度。則上天必監汝有惜福之智。而多降天祿。使汝常得用此飯矣。如見太子乘馬就教之說。馬雖畜類亦具知覺之性。所當愛惜。汝若乘馬之時。卽念此馬之勞。馳驅有節。不盡其力。則上天必監汝有愛物之仁。而貴畀萬乘。使汝常得乘此馬矣。如見太子乘舟就教之說。水本以載舟。故舟藉水以運。然而水亦能覆舟。則舟不可倚水爲安。那百姓每就譬之。水一般。爲君上的譬之。舟一般。君有恩德及民。則民莫不戴之。爲君若是暴虐不恤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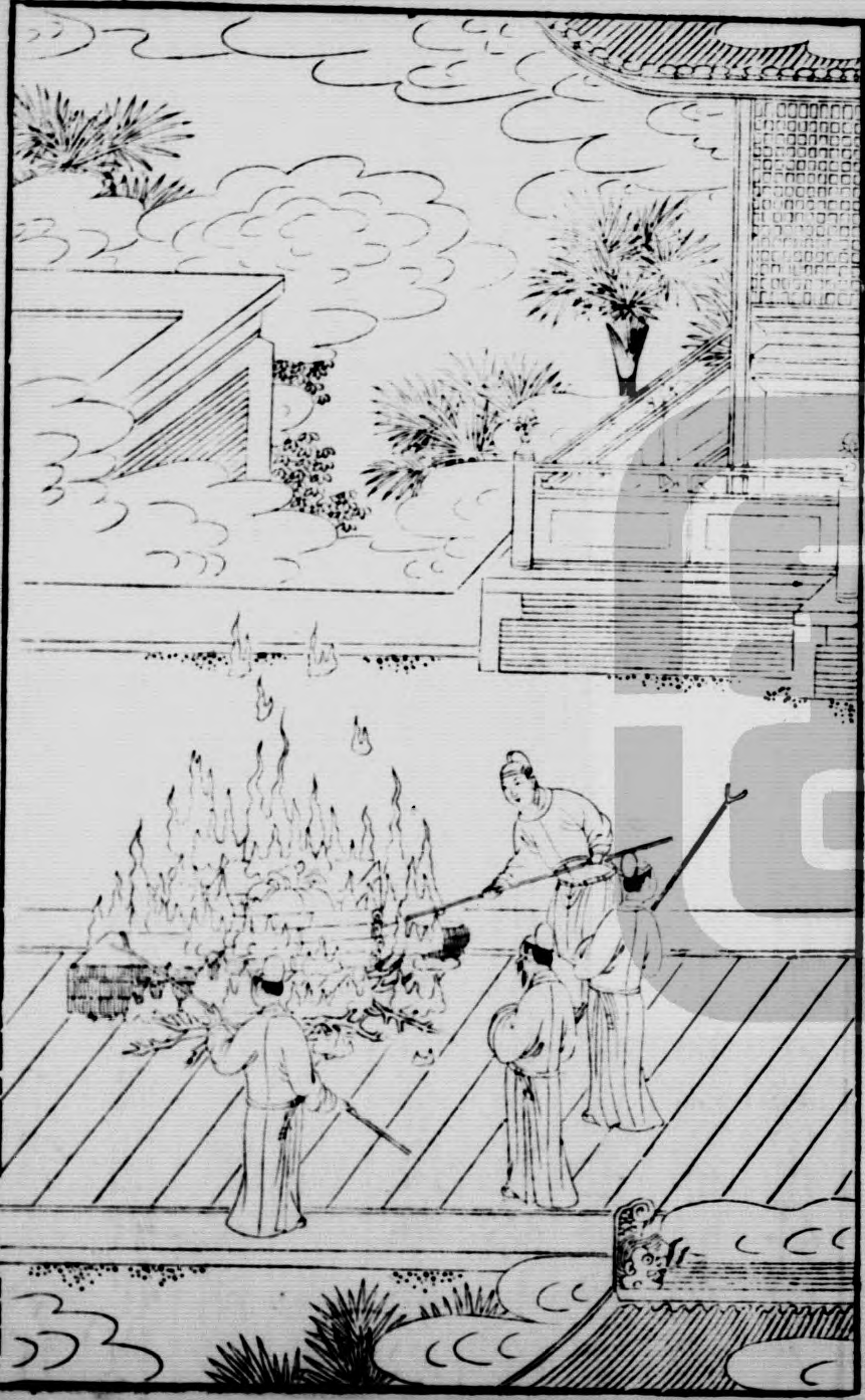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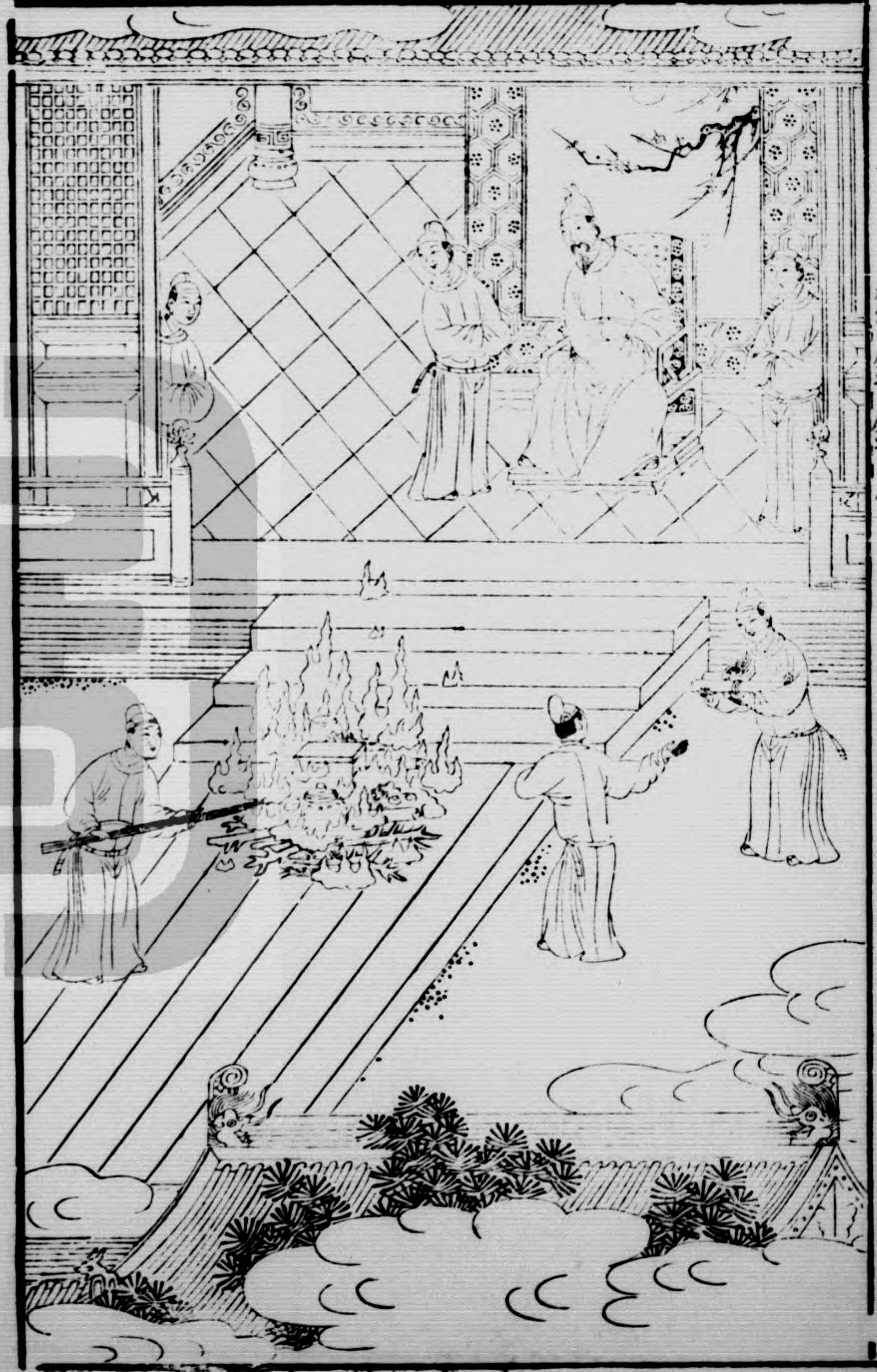
則人亦將視之爲寇讐而怨叛之。譬之於水。雖能載舟。亦能覆舟。不可不慎也。如見太子息陰于木下。就教之說。木生來未免有灣曲處。惟經匠氏繩墨。則斷削的端正。可爲宮室器物之用。人君生長深宮。未能周知天下之務。豈能件件不差。惟虛心聽從。那輔弼諫諍之臣。則智慮日明。歷練日熟。遂能遍知廣覽。而成聖人矣。這是書經上的說話。不可不知也。唐太宗之教誨太子。其用心諄切如此。蓋太子乃天下之本。欲成就其德。惟在教誨周詳。所以唐太宗特加意于此。其深謀遠慮。真可爲萬世法也。



唐史紀太宗時天竺方士娑婆寐自言有長生之術上頗信之發使詣娑羅門諸國采藥藥竟不就乃放還高宗卽位復詣長安上復遣歸謂宰相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竟未及行而死

解唐史上記太宗時西域天竺國有箇方外的道士叫做娑婆寐自己說他有長生不老的藥方太宗初信其言發人去往娑羅門諸國採取藥物着他製藥竟不能成乃遣他還歸本國及至高宗卽位這方士又到京師以其方術見上高宗不納仍復遣還至與宰相說道自古生必有死神仙之說都是虛誕昔時秦始皇漢武帝爲求神仙費了一生心力到底沒一些効驗若使世界有長生不老之人今皆何在李勣對曰此人這一番來容貌衰老髮盡皓白與前次不同他若有仙方何不自家服食延年而衰老如此其妄誕可知矣後果不及還家而死由此觀之神仙之說原諂諛之人干求恩寵見得天子之富貴已極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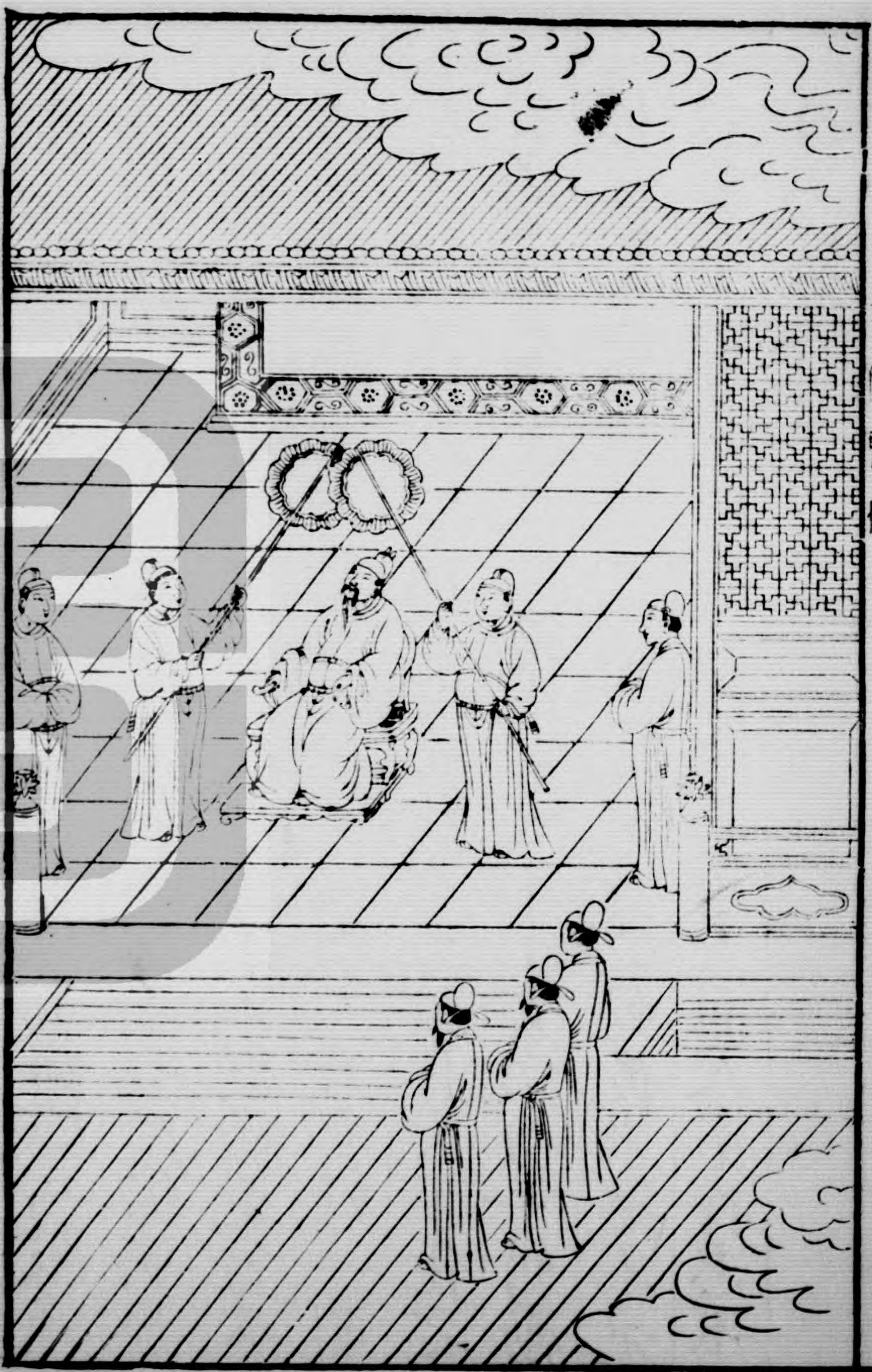
足以動其意者惟有長生一事不可必得。遂託爲渺
茫玄遠之說。以歆動人主之意。是以爲秦皇求仙藥
者。有徐福輩。入海不返。爲漢武求仙方者。有樂大等
無功被誅。卽此二事。可爲明驗。然惟清心寡慾。節慎
于飲食起居之間。自可以完固精神。增益年壽。如五
帝三王。享國長久。垂名萬世。不亦美乎。



唐史紀玄宗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解唐史上記玄宗初年因見當時風俗奢侈華靡心甚惡之欲痛革其弊乃詔凡上用服御器玩係是金銀粧飾打造的令有司盡行銷毀却將這金銀就充朝廷軍國的費用其內府所積珠玉錦繡都取在殿前用火燒了以示不用又以後宮不先禁止外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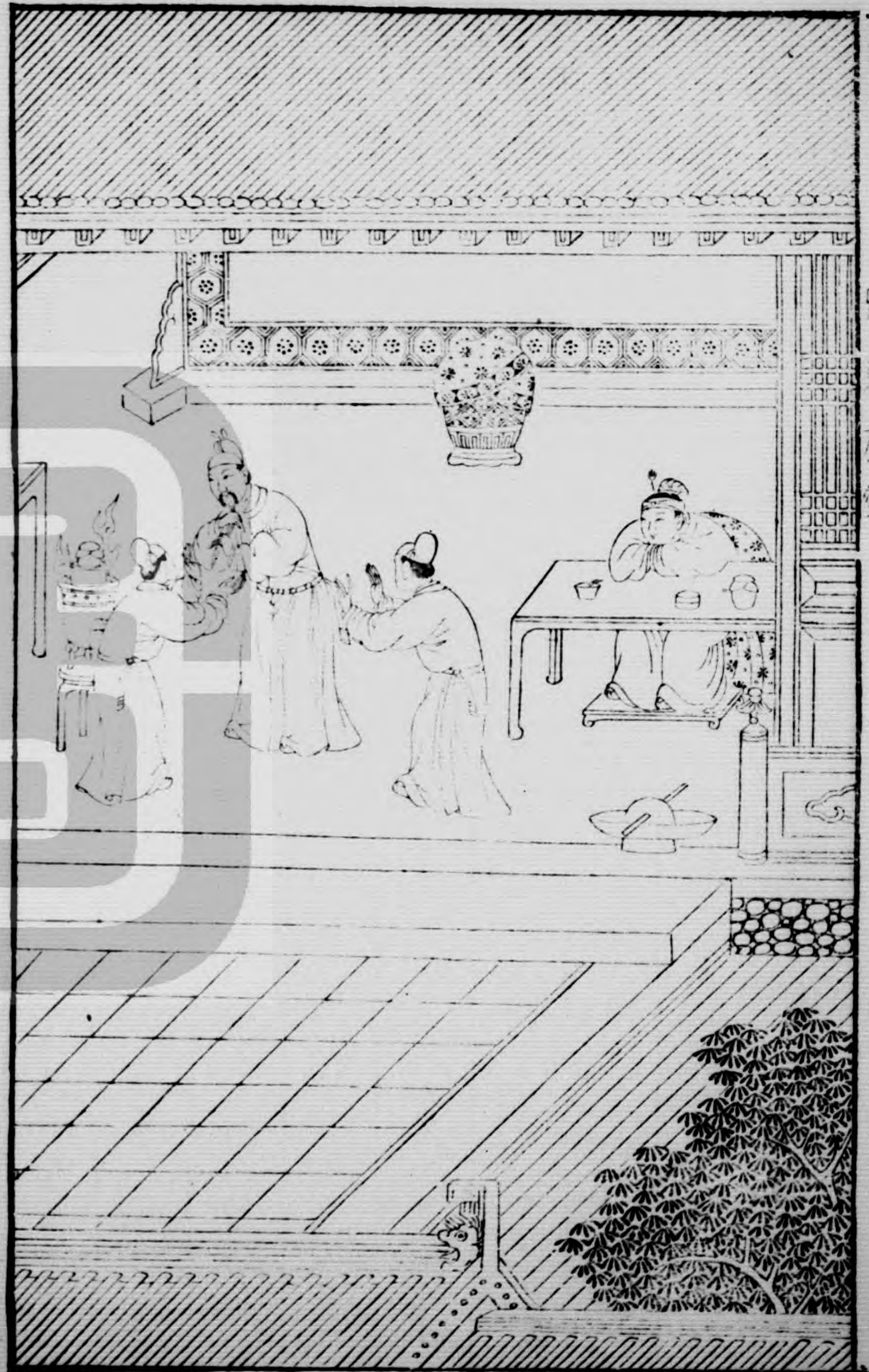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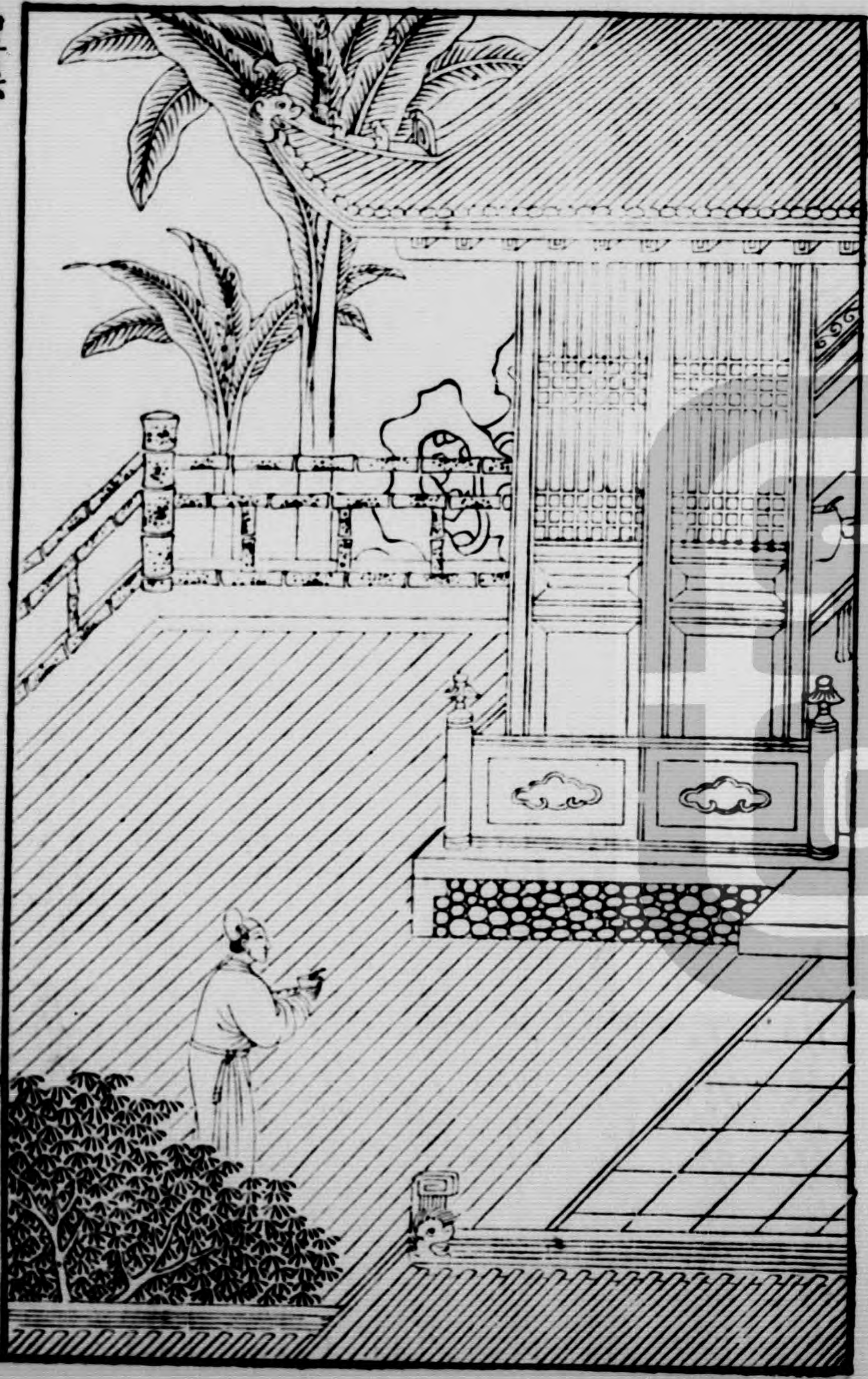
未免效尤乃詔后妃以下勿得用珠玉錦繡爲服飾又詔天下官民人等再不許采取珠玉織造錦繡等物兩京舊日有織錦坊也命撤去了不復織造蓋珠玉錦繡徒取觀美其實是無益之物人君喜好一萌必至徵求四方勞民傷財無所不至又且天下化之習尚奢侈漸至民窮財盡貽害不小玄宗初年刻勵節儉如此所以開元之治大有可觀到後來還不免以奢取敗可見靡麗之物容易溺人而人主持志不可不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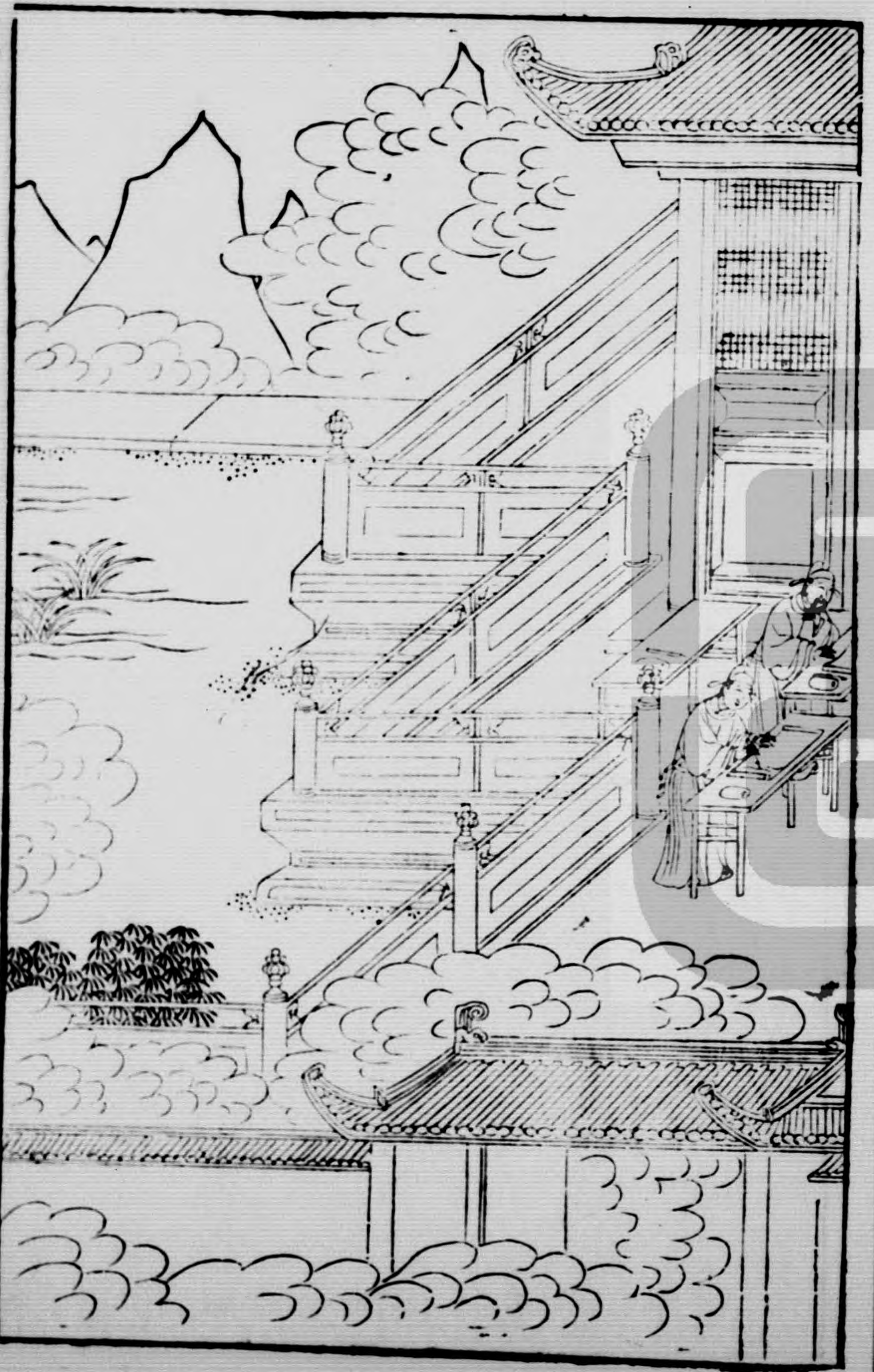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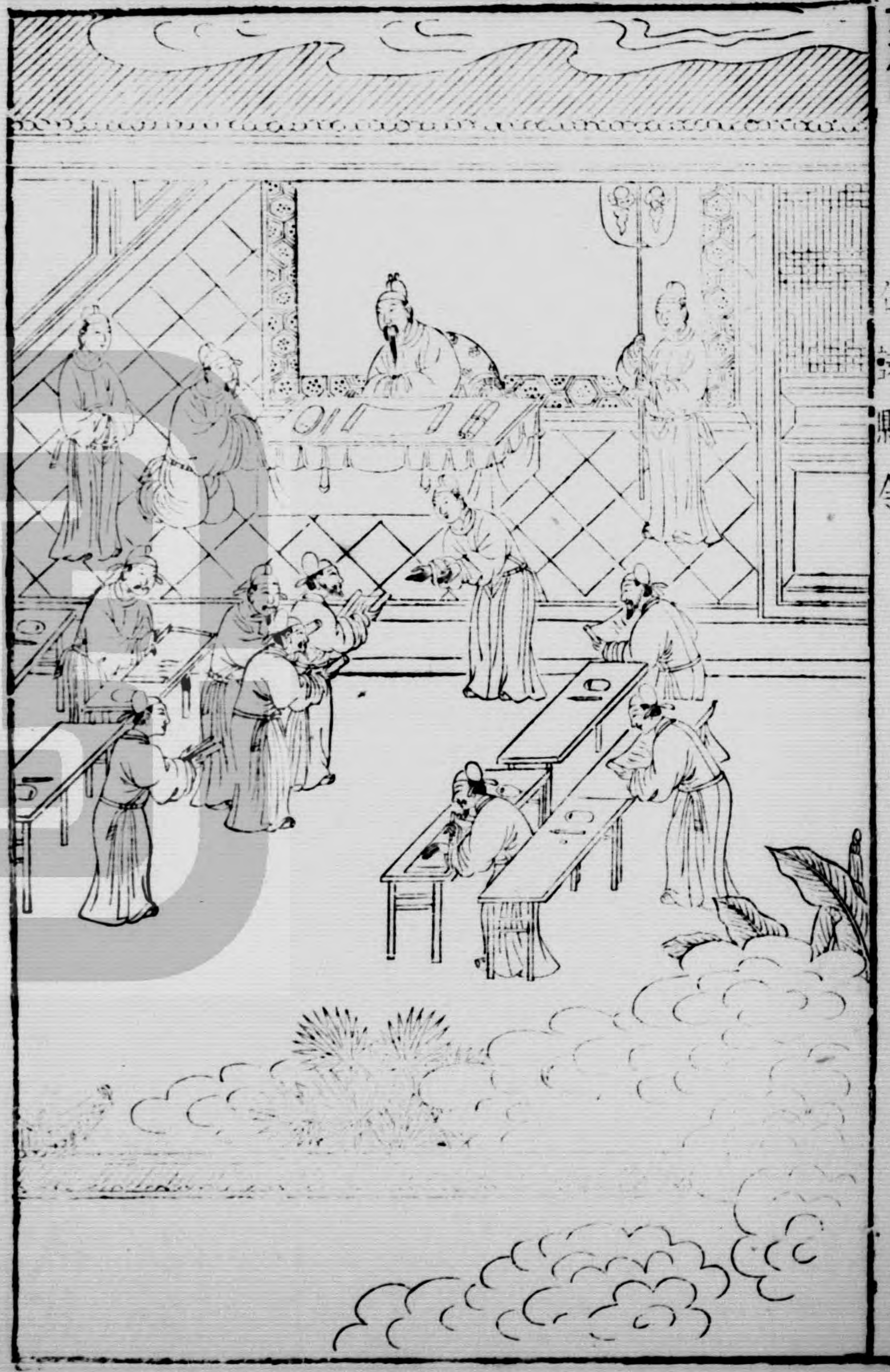
唐史紀玄宗初卽位勵精爲治以姚元之爲相每事訪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委任大事當奏聞共議郎吏卑秩乃以煩朕耶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解唐史上記玄宗卽位之初勵精圖治知道姚元之是箇賢臣以他爲宰相每事必訪問他元之素有才能練達政事隨問隨答如響之應聲同僚官皆不能及但從後唯諾而已於是玄宗專意委任之一日元之面奏請以次序陞轉郎官玄宗不答應他只仰面看着殿屋元之又再三奏請玄宗不答應元之只說玄宗怪他恐有得罪不敢再奏趨走而出及朝罷內侍高力士諫說陛下新總萬幾宰相奏事宜面定可否何故只仰看殿屋通不禮他玄宗說我將國家的事都付託與元之委任至重惟大事當奏聞我與他

聖集
商議。今郎吏小官也。來一一奏請。豈不煩黷耶。這是
玄宗專任宰相的意思。元之却不知。心懷疑懼。適遇
高力士以傳奉旨意事到中書省中。將玄宗的言語
備悉說與元之。元之心上纔喜。群臣聞之。都說玄宗
不親細事。而委任賢相得爲君之體也。然人主須是
真知宰相之賢。乃可以委任責成。不勞而治。若不擇
其人。而輕授以用舍之柄。將至于威權下移。奸邪得
志。其爲害又豈淺淺哉。故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而
治亂之機。惟視其所任。人主不可不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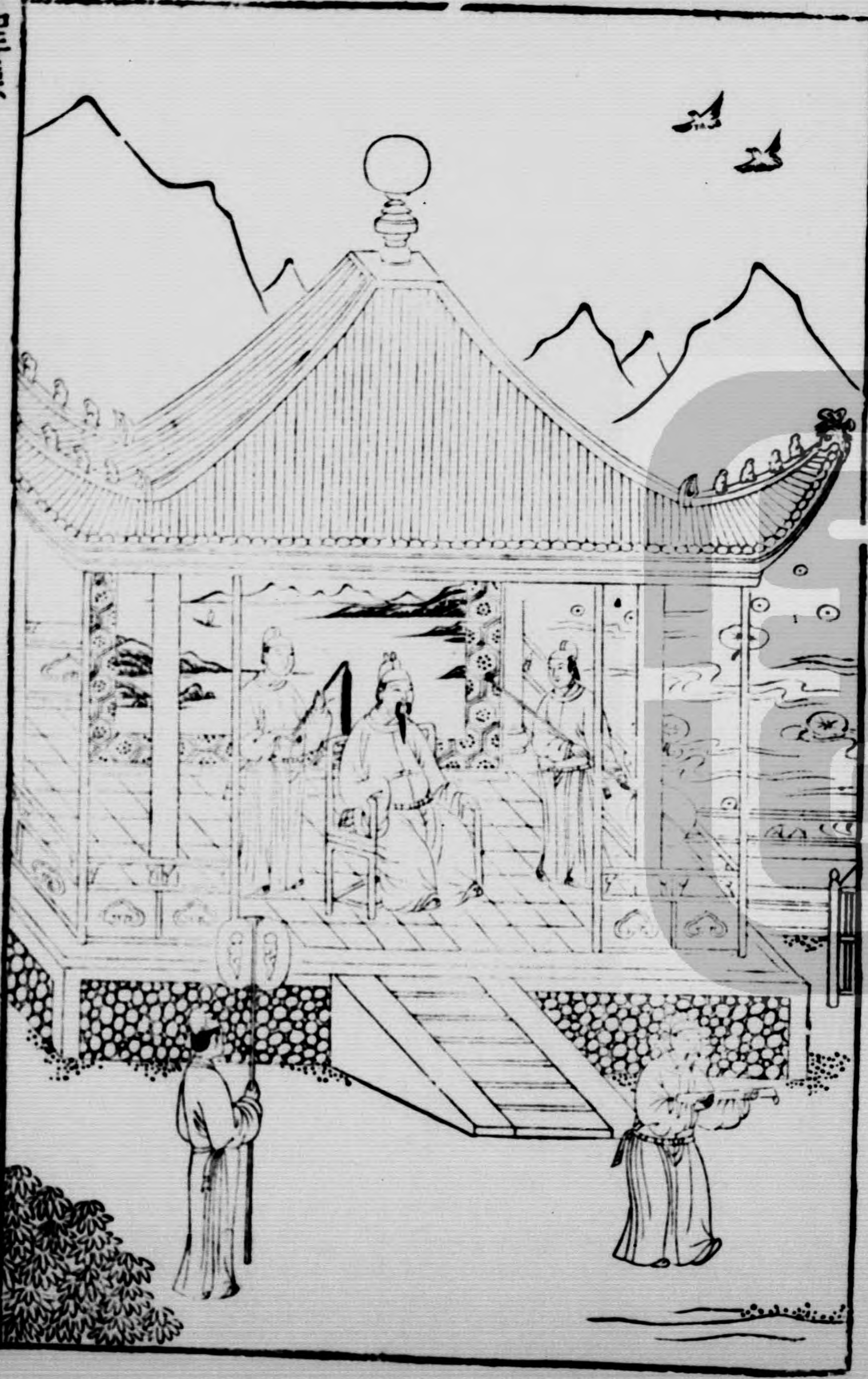
唐史紀玄宗素友愛。初卽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共寢。飲食起居相與同之。薛王業有疾。上親爲煮藥。火爇着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愈鬚何足惜。
解唐史上記玄宗與他兄弟諸王極相友愛。到做了天子。也不改變。初登寶位。卽製爲長枕大被與諸兄弟每一處宿歇。飲食行坐都不相離。少弟薛王名業曾染疾病。玄宗自己替他煎藥。鑪內火被風吹起來。燒着玄宗的鬚。左右驚慌。上前救之。玄宗說。但願薛王服了這藥。病得痊可。我之鬚何足惜。其友愛之切如此。夫兄弟本是同胞所生。故大舜待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至于一憂一喜。莫不與共。玄宗身爲天子。能這等篤于友愛。亦可謂賢君矣。



唐史紀玄宗悉召新除縣令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又勅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爲舉者賞罰。

解唐史上記玄宗以縣令係親民之官。縣令不好則一方之人皆受其害。故常加意此官。是時有吏部新選的縣令二百餘人。玄宗都召至殿前親自出題考試。問他以治民之策。那縣令所對的策惟有韋濟詞理都好取居第一。拔爲京畿醴泉縣令。其餘二百人

文不中第。考居中等。姑令赴任。以觀其政績何如。又四十五人考居下等。放回原籍學問。以其不堪作令。恐爲民害也。又勅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及外面的刺史各舉他所知的好縣令一人。奏聞於上。既用之後。遂考察那縣令的賢否。以爲舉主的賞罰。所舉的賢與之同賞。所舉的不肖與之同罰。所以那時縣令多是稱職。而百姓皆受其惠。以成開元之治。今之知縣卽是古之縣令。欲天下治安。不可不慎重此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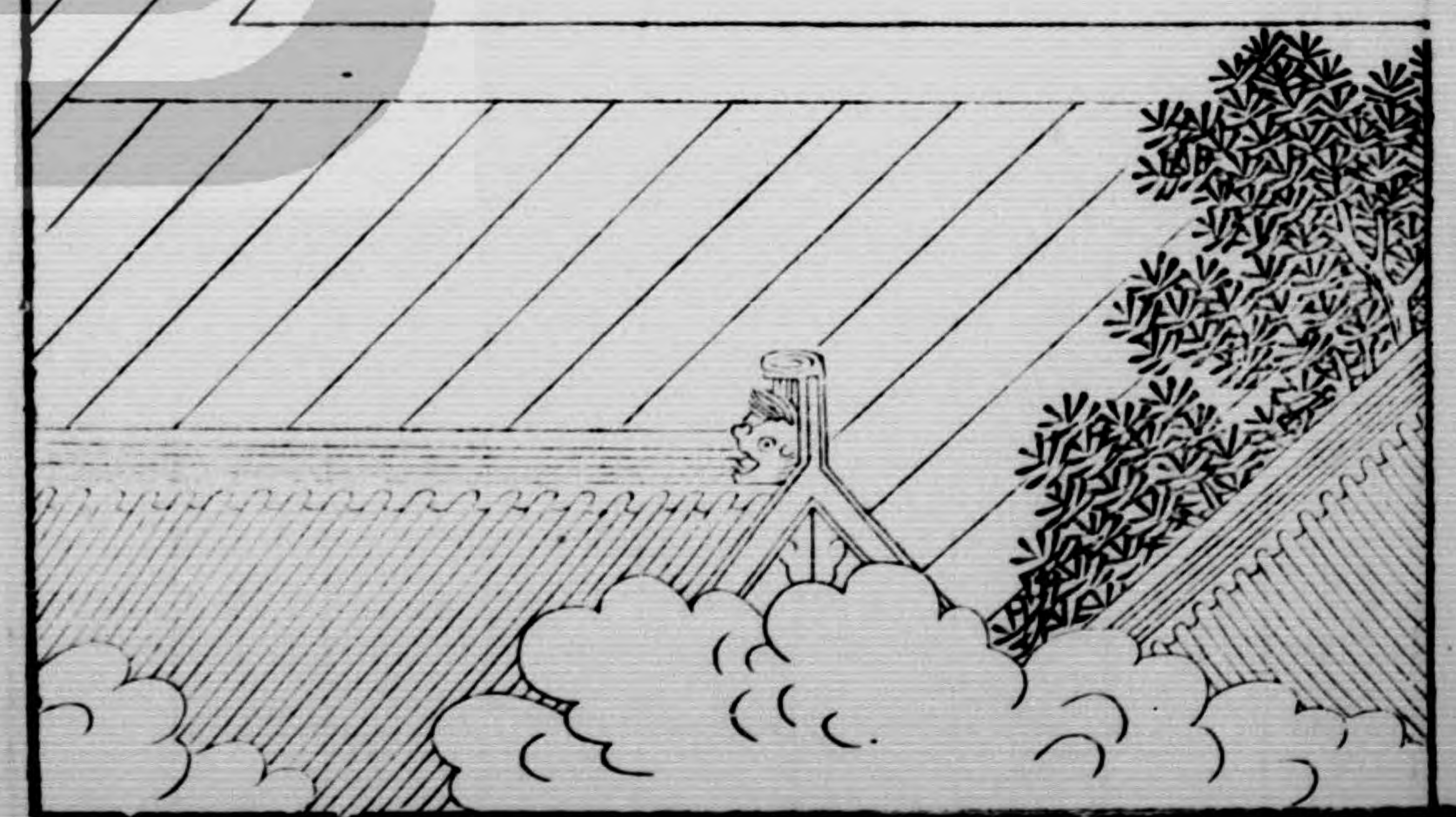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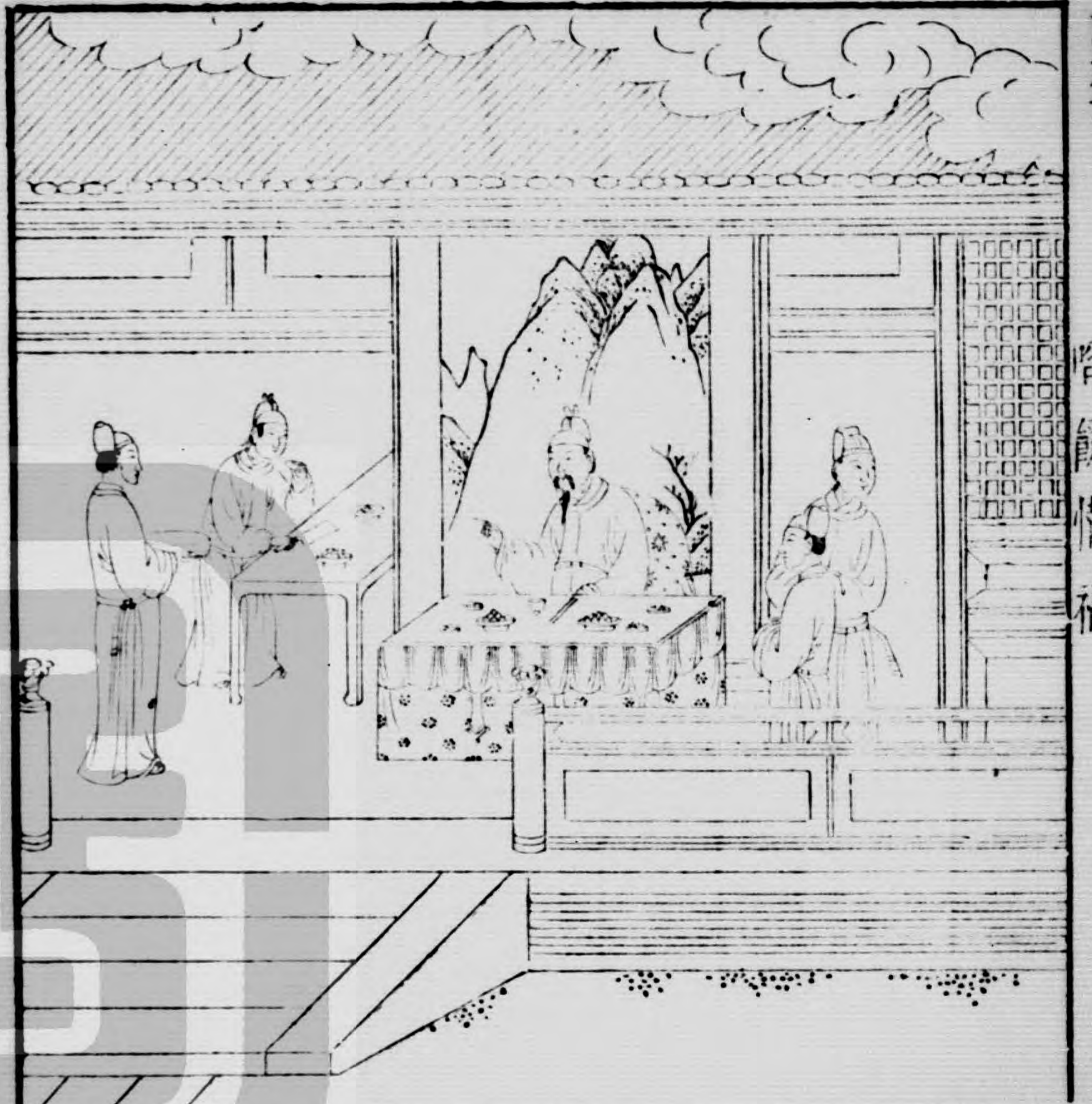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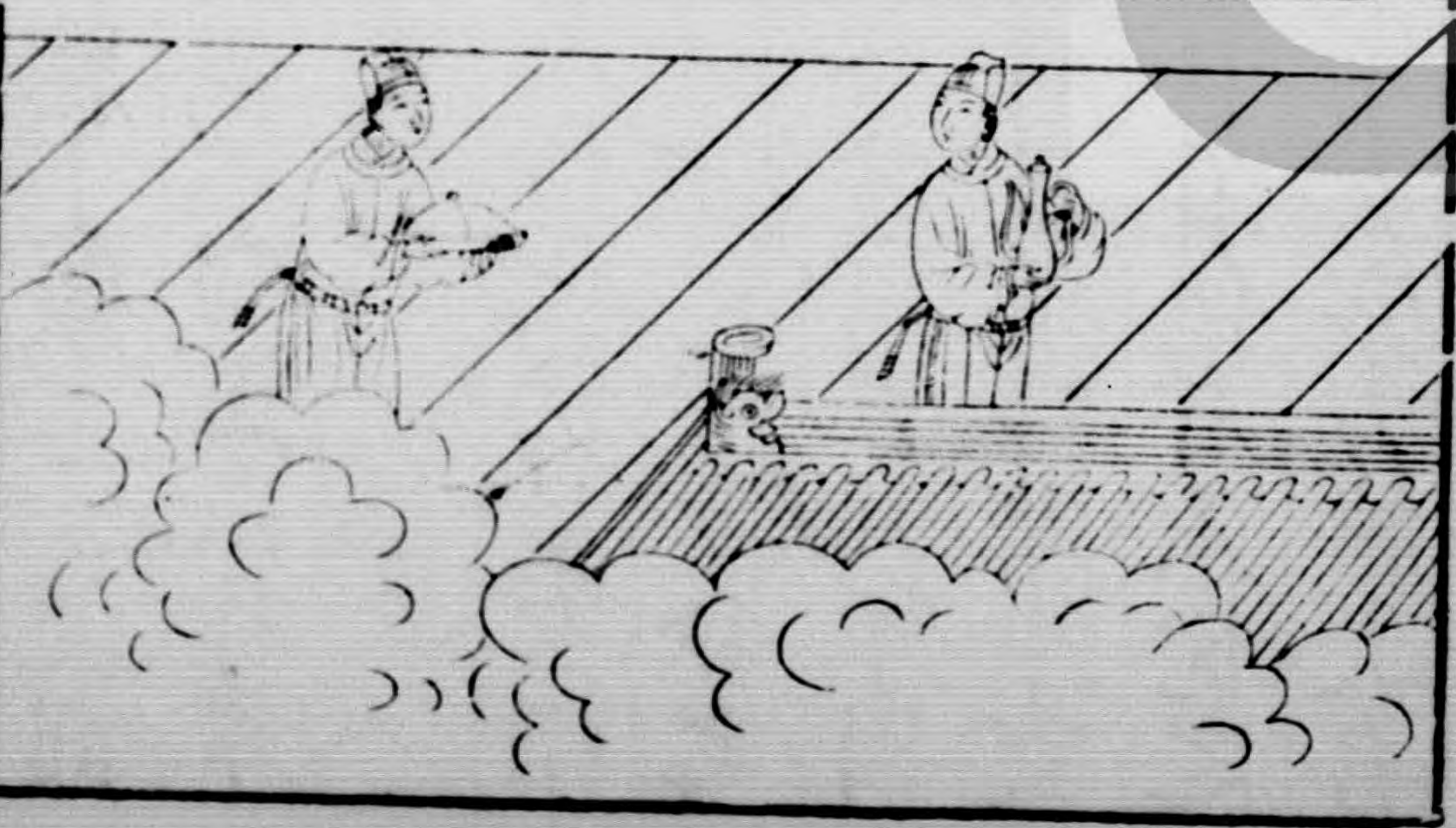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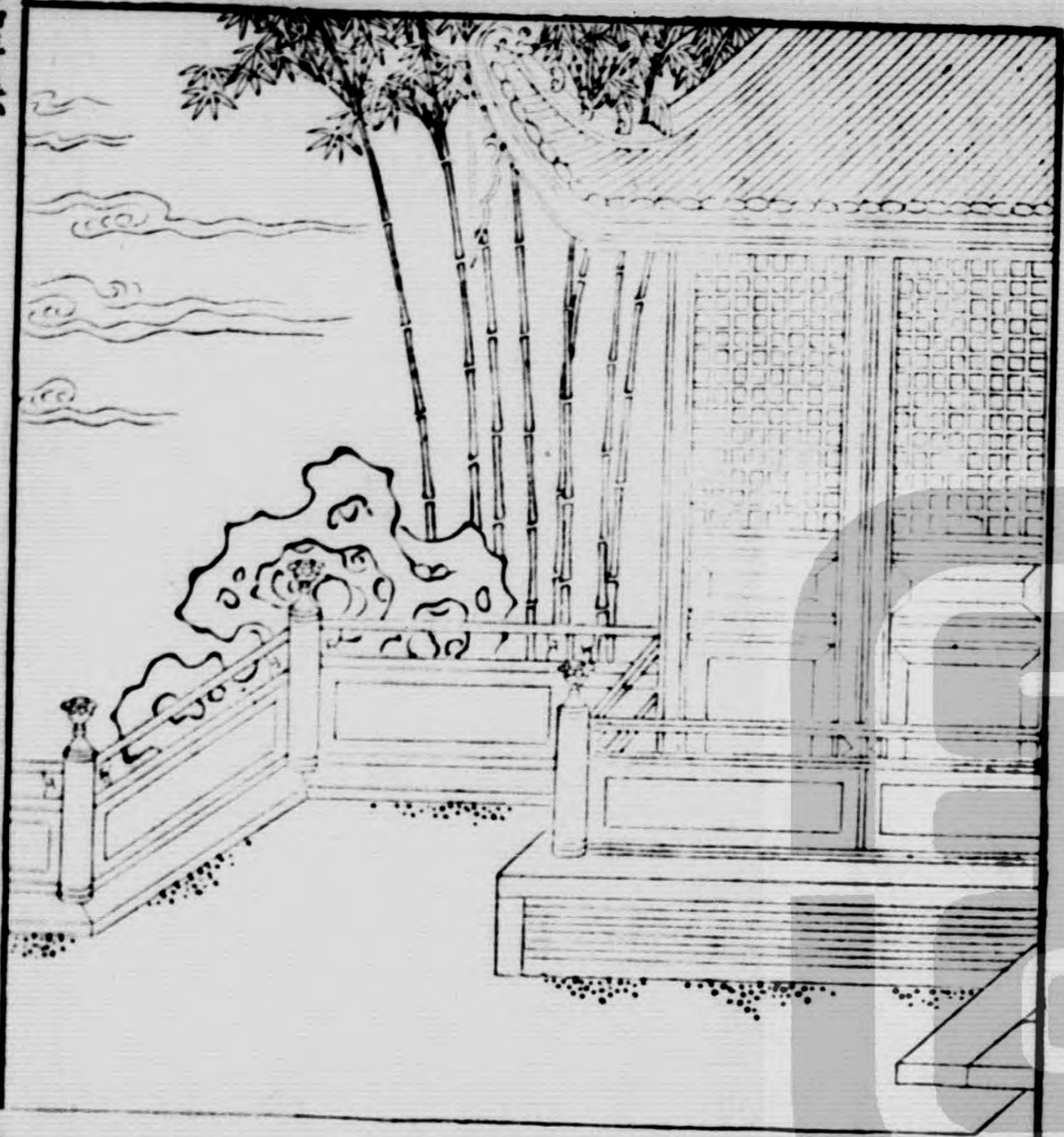


唐史紀玄宗嘗遣人詣江南取鷓鴣鷓鴣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陸水轉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玄宗手敕謝之。縱散其鳥。

解唐史上記玄宗嘗遣使臣往江南地方。採取鷓鴣鷓鴣等水鳥。畜養於苑中。以恣觀翫。時使臣所到的去處。百姓每不勝擾害。有汴州刺史倪若水上書諫說。如今江南百姓衣食不足。飢寒過半。方務農採桑。以耕織爲急。而朝廷之上。乃使之羅捕禽鳥。水陸轉

運。遠至京師。負累小民。騷擾地方。那路上人看見的。豈不說陛下輕視民命。重視禽鳥。爲賤人而貴鳥乎。何故爲此不急之務。好此無益之物。以虧損聖德也。玄宗一聞若水之言。深合於心。卽發手敕一道謝之。因縱散其鳥。不復採捕。嘗聞召公之訓。武王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又曰。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人主之好尚。不可不審也。玄宗愛鳥。近於禽荒。一聞若水之言。卽命散之。可謂從諫如流矣。然不但禽鳥一事。但凡人主喜好那一件物。卽爲地方之害。蓋官吏奉

承指一科十。半入公家。半充私橐。甚至嚴刑峻罰。催督苛擾。百姓每至於鬻兒賣女。傾家蕩產。可勝言哉。惟人主清心寡慾。一無所好。只着百姓每納他本等的賦稅。則黎元皆得休息。天下自然太平矣。



唐史紀肅宗爲太子。嘗侍膳有羊臂臠。上顧太子使割。肅宗旣割。餘污漫。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啗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解唐史上記肅宗爲太子時。曾在宮中侍他父皇玄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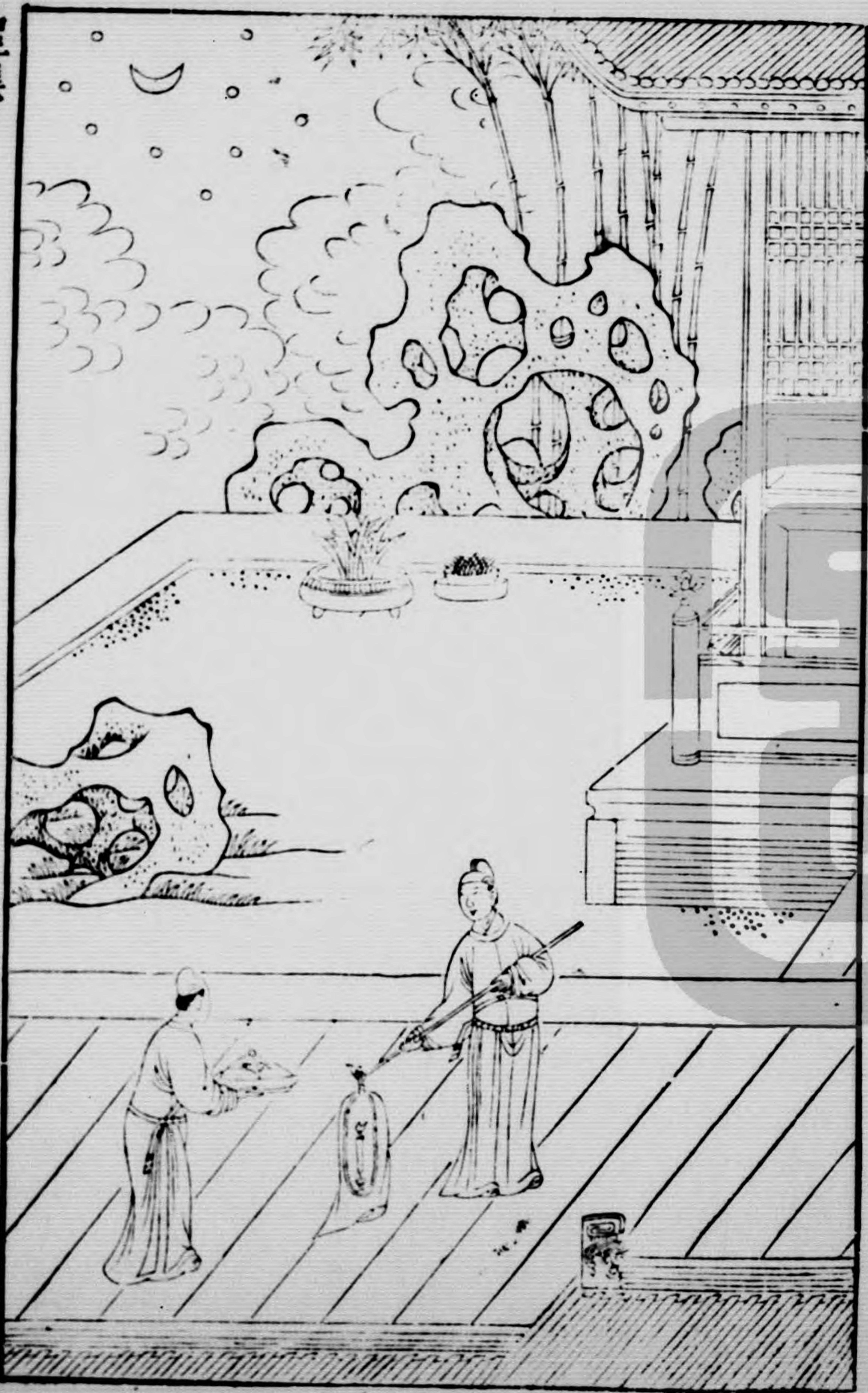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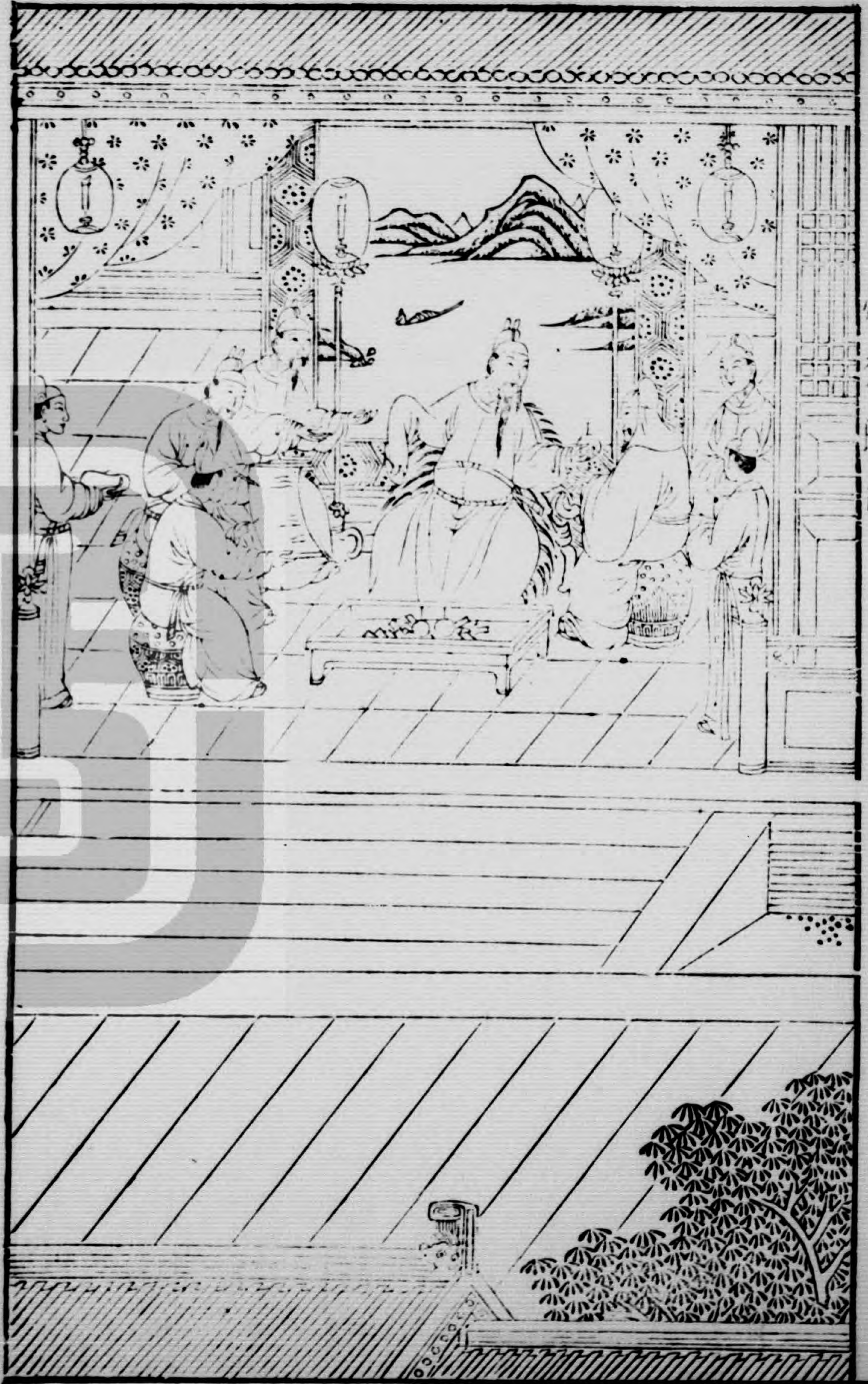
進膳。那席間有一塊羊臂臠。

音祿臂節。間肥肉也。

玄宗欲食之。

顧視肅宗。着他親自割切。肅宗承命。就用刀割了。因刀刃上有些羊脂污漫。取一塊餅。將刀揩得潔淨。玄宗見餅乃食物。以之拭刀。可惜。注目看他。有不悅之色。肅宗從容舉那餅放在口中喫了。玄宗方纔大喜。

遂對肅宗說道。凡人福祿有限。應當如此愛惜。大抵自天子至庶人。福分雖有大小。然皆以愛惜而得。長久暴殄糜費。必致短促。譬之井泉。徐徐汲取。則其來無窮。用之不盡。若頓行打汲。頃刻之間。立見乾竭。所以自古聖君。常服浣濯之衣。不食珍奇之味。減省服御。愛養民力。故得壽命延長。國祚綿遠。彼齊後主。隋煬帝之流。竭萬民膏血。供一人之欲。惟一旦福窮。祿盡。身喪國亡。豈不悲哉。玄宗惜福二字。誠人主之龜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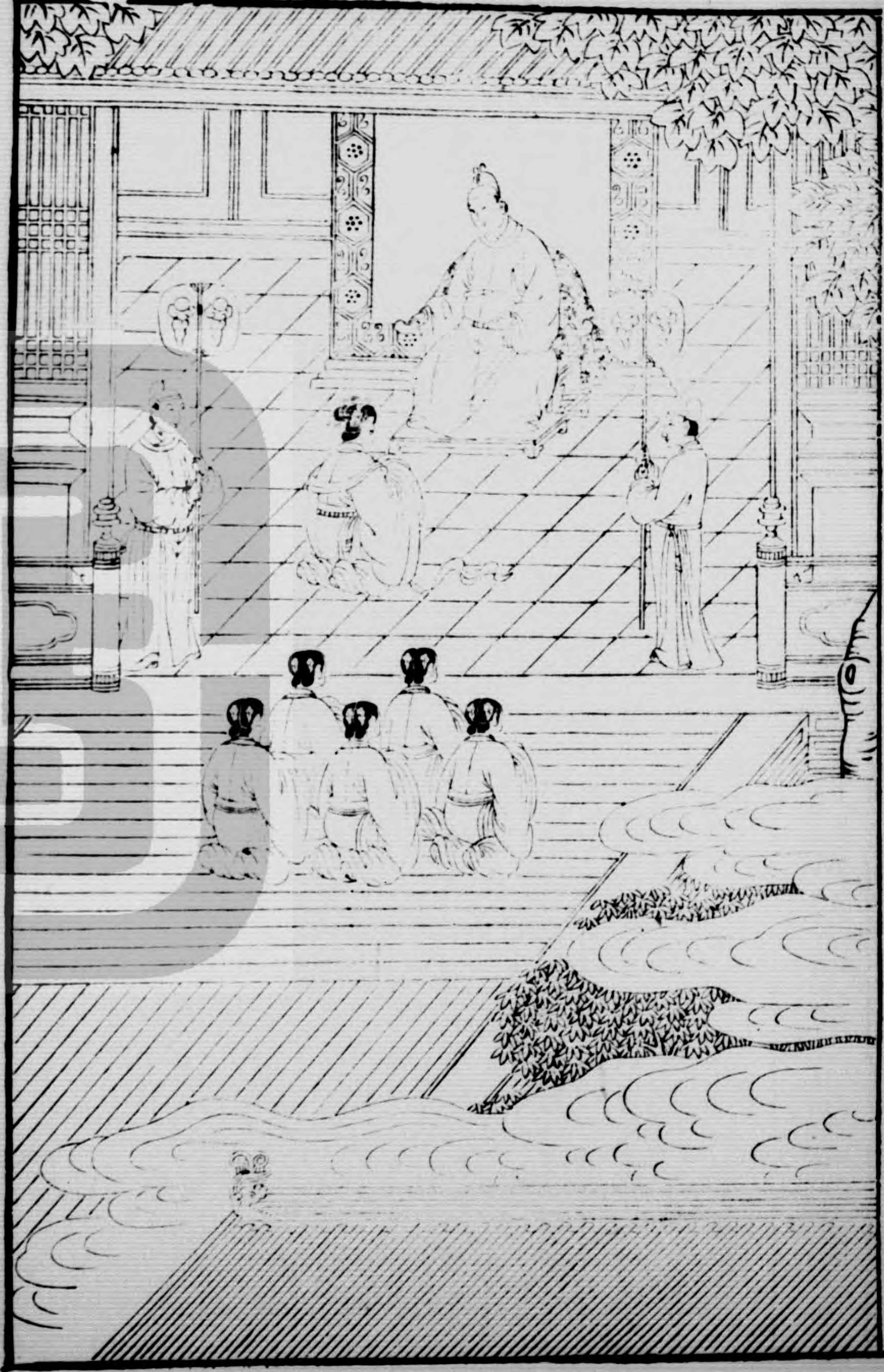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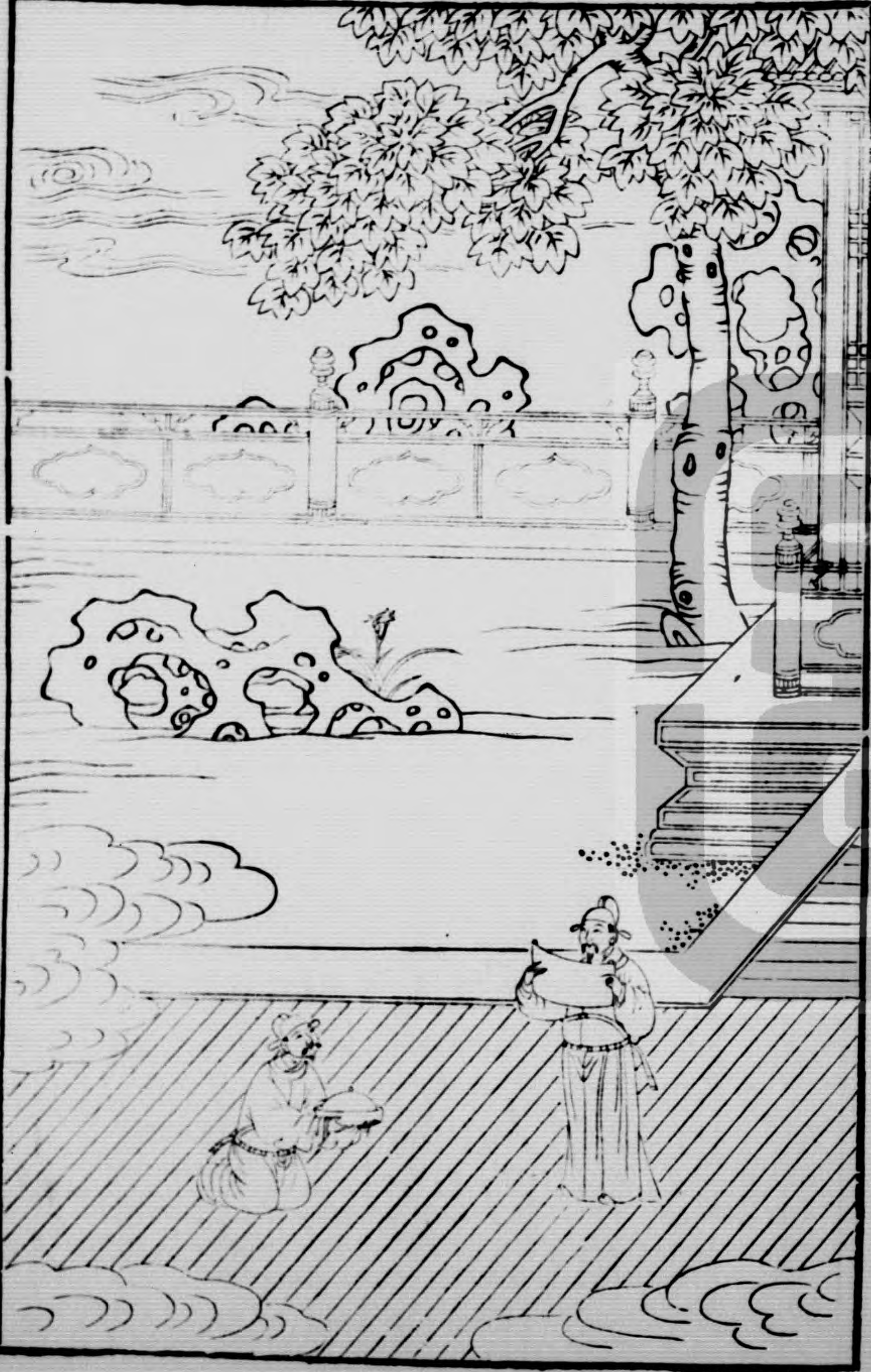
唐史紀肅宗召處士李泌于衡山。至舍之內庭。嘗夜坐地爐燒二梨以賜李泌。穎王侍寵固求。上不許。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爭耶。時諸王請聯句。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食兩顆梨。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後肅宗恢復兩京。泌之策爲多。至德宗時拜相。時人方之張子房。

解唐史上記處士李泌有道行。隱居嵩山。曾侍肅宗於東宮。及肅宗卽位。遣人各處求訪。得之於衡山。旣到。待以賓友之禮。就着他在內殿居住。便於諮訪。曾一寒夜。肅宗坐地爐。自燒兩箇梨以賜李泌。穎王年幼。倚着肅宗寵愛。要這燒的梨喫。肅宗不肯與他。說道。你終日飽食肉味。先生休糧絕粒。不喫煙火食。故我以此梨賜之。如何來爭。穎王乃止。此時諸王因請聯詩以贈李泌。穎王先倡一聯云。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說李泌年紀多少。而顏色美好。只如童子一般。此美其有道養形異於常人也。信王接一聯云。夜枕九仙骨。朝披一品衣。說李泌夜間則枕九仙的骨。

睡著。晝間則穿一品極貴的衣服。此美其以隱逸而
兼尊貴也。有一王又接一聯云。不食千鍾粟。惟食兩
箇梨。說李泌固辭相位。不肯受千鍾俸祿。惟今夜二
梨之賜。則受而食之。此美其高尚之志也。於是肅宗
奏成末聯云。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爲。說李泌非是
凡人。乃上天間氣所生。以助我成無爲之化也。其後
肅宗收復兩京。平安史之亂。李泌之謀策居多。至德
宗時爲宰相。功業尤著。時人把他比漢時張子房爲
神仙宰相也。夫李泌一山人爾。而肅宗乃呼爲先生。
夫者也。

稱爲間氣。至親燒梨以賜之。此所謂以天子而友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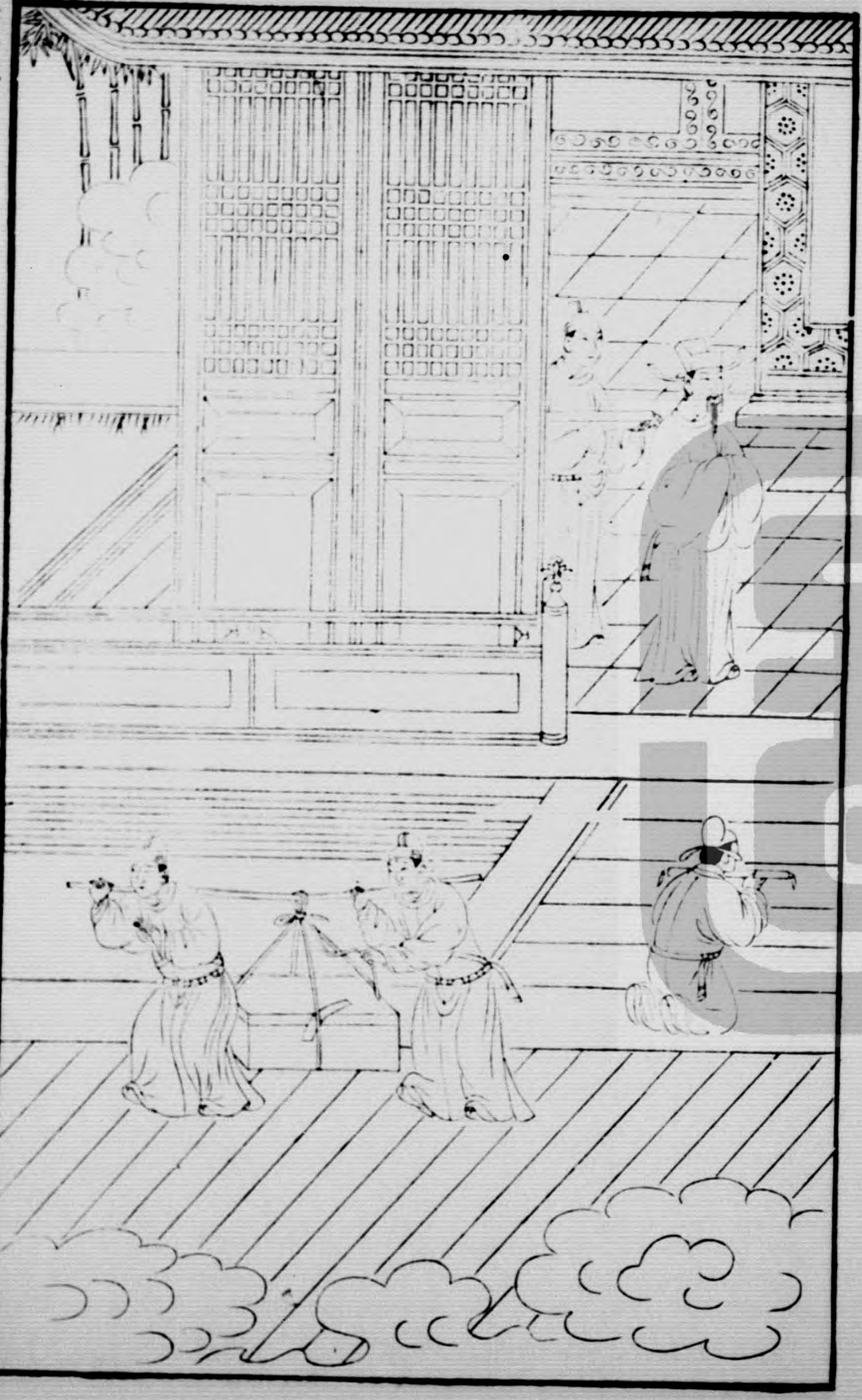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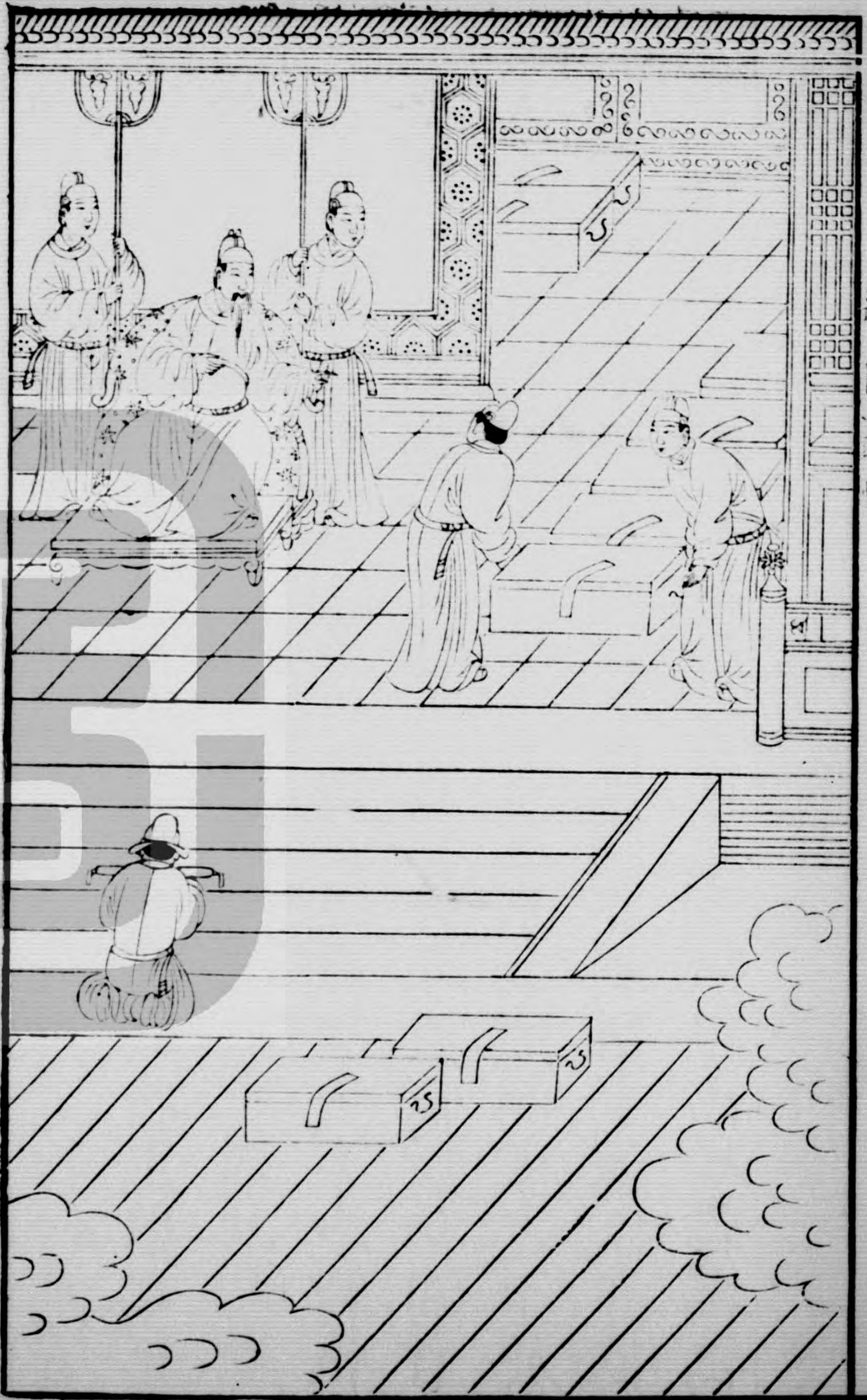
夫者也。



唐史紀憲宗初卽位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荆南獻毛龜。詔曰。朕未思理本。所寶惟賢。至如嘉禾神芝。玃禽奇獸。皆虛美爾。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其有珍禽亦毋得進。

解唐史上記憲宗初卽帝位昇平公主獻婦女十五人進宮。答應憲宗說道。我父皇在時。不受人的貢獻。朕何敢違其教。遂却而不受。又荆南地方獻兩箇綠毛龜。憲宗又下詔書却之。說道。朕長思治道之本。惟賢人爲可寶。取其能安國家利百姓也。至如嘉禾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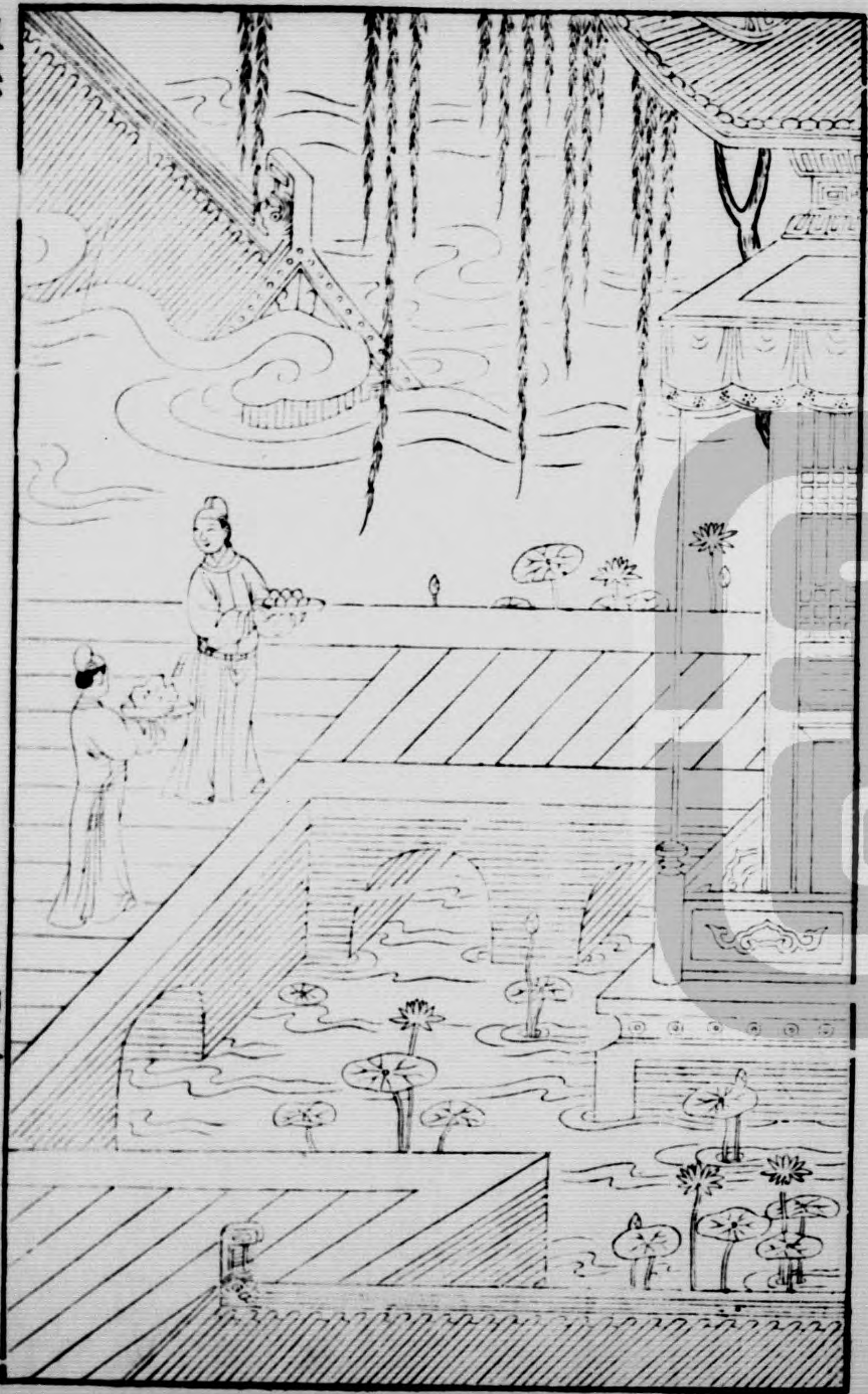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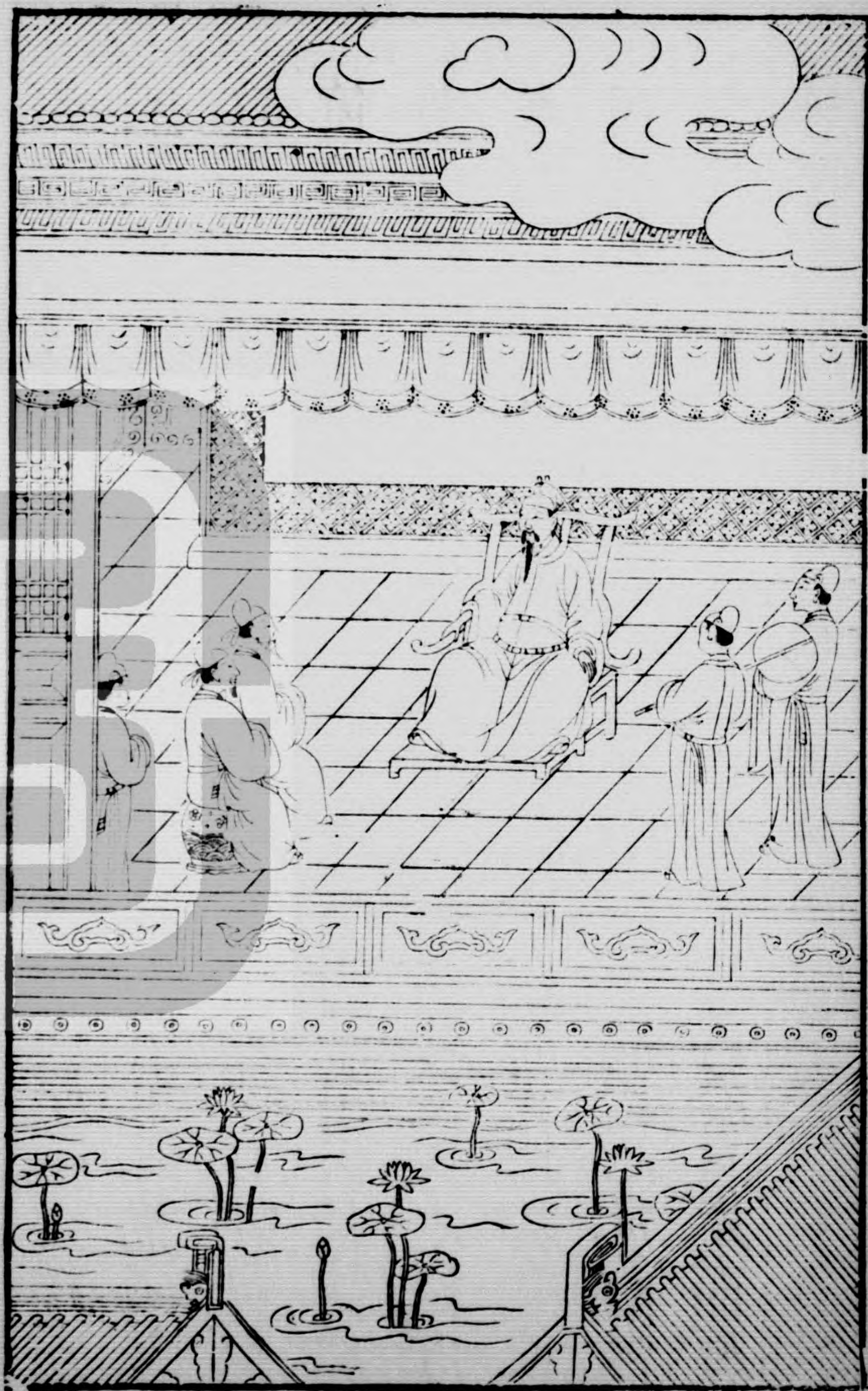
芝。玃禽奇獸。徒爲耳目觀美。都是無用之物。何足寶乎。所以孔子作春秋。並不曾記一件祥瑞。正以其無益也。自今以後。天下有司。再勿以祥瑞奏聞。其有玃禽奇獸。如毛龜之類者。亦不許進獻。蓋天下之物。恒聚於所好。而聲色祥瑞玃奇三件。尤人情所易溺者。人主一有所好。則邪佞小人。遂乘其隙而中之。至於心志蠱惑。政事荒怠。亡身覆國。而不悟。今憲宗卽位之初。一切拒絕如此。其高識遠志。誠超出尋常萬萬矣。



唐史紀憲宗四年南方旱飢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爲江淮兩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調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解唐史上記憲宗四年南方大旱百姓飢荒憲宗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爲江淮兩浙荆湖襄鄂等處各道宣慰使之官分頭去賑濟飢民鄭敬等奉命將行辭朝憲宗戒諭他說朕於宮中用度雖一帛之微必登記其數惟恐浪費獨於調濟百姓則不計所費雖多

弗惜蓋以民命爲重必使百姓受惠而庫藏盈縮所不暇計也卿等此行宜體朕此意凡所至飢荒之處務要量其輕重備查戶口逐一散給必使百姓每箇箇都霑實惠纔好若前此所遣潘孟陽出去只飲酒遊山而以賑濟委之他人全不體朝廷愛民之意深負委託卿等切勿效之蓋國依於民而民依於食使民有飢荒而不爲賑恤則死者固多而民心亦離散矣將何以爲國乎憲宗有見於此故薄於自奉而厚於恤民可謂知用財之道得保邦之本矣



唐史紀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近侍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解唐史上記憲宗勵精圖治嘗與宰相講論治天下
的道理於延英殿直到日暮尚未還宮天氣又甚暑
熱汗透了上所尚的袍服宰相李絳裴度恐上御體
勞倦因求退出憲宗留之說道朕回到宮中所與相
處者不過是宮女及左右近侍耳安得對賢士聞正

言所以每日喜與卿等且共談論爲治的要務甚是
有益不知疲倦也夫人君一日之間事有萬幾須是
常常接見賢臣從容講論方得停當所以堯舜之時
君臣一體都俞吁咈于一堂之上文王自朝至于日
中晷不遑暇食萬世稱爲聖明之君今觀憲宗之勤
政如此亦可謂知君道者宜其能削平僭亂所向歸
服有光于前烈也。

聖集終

